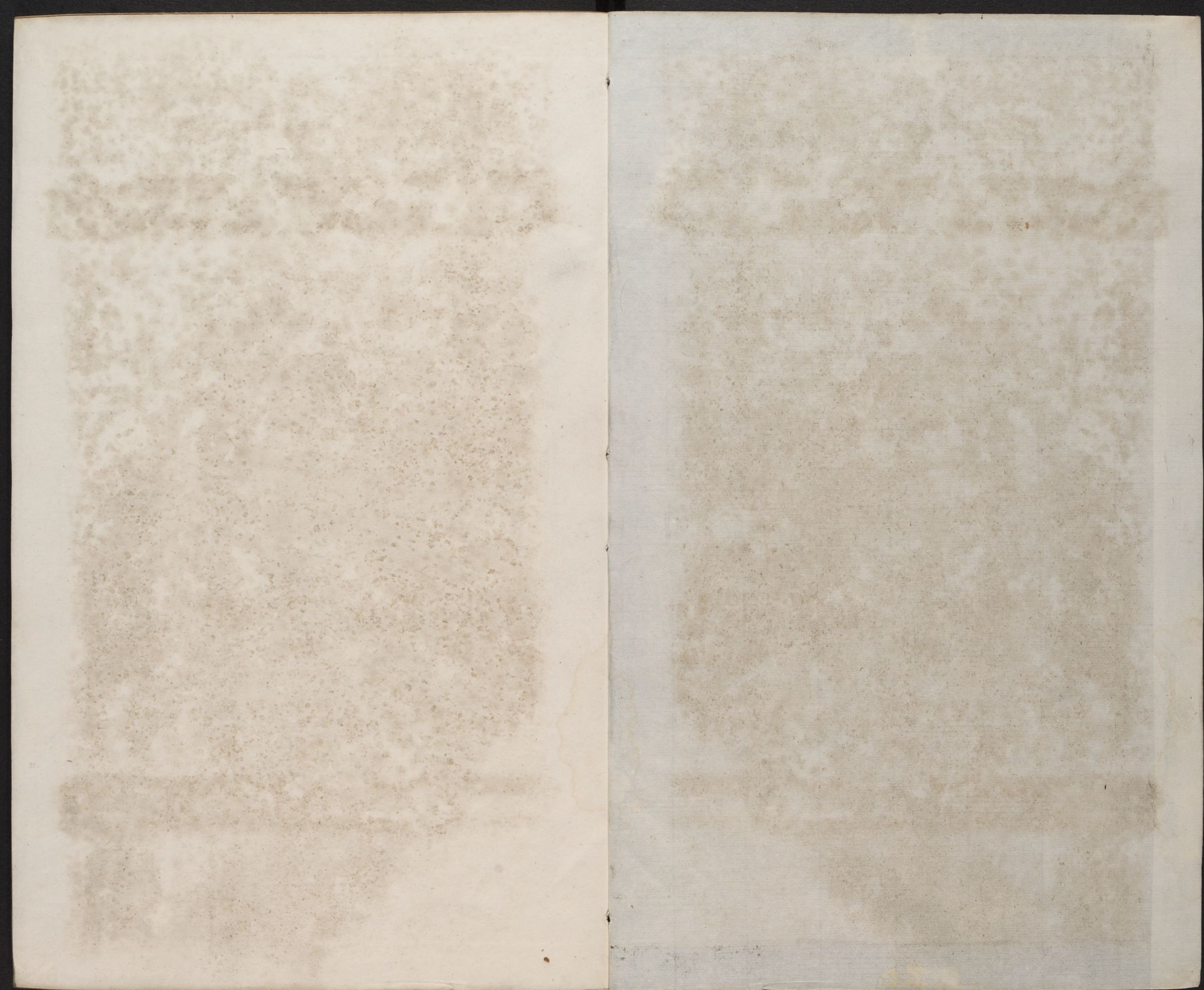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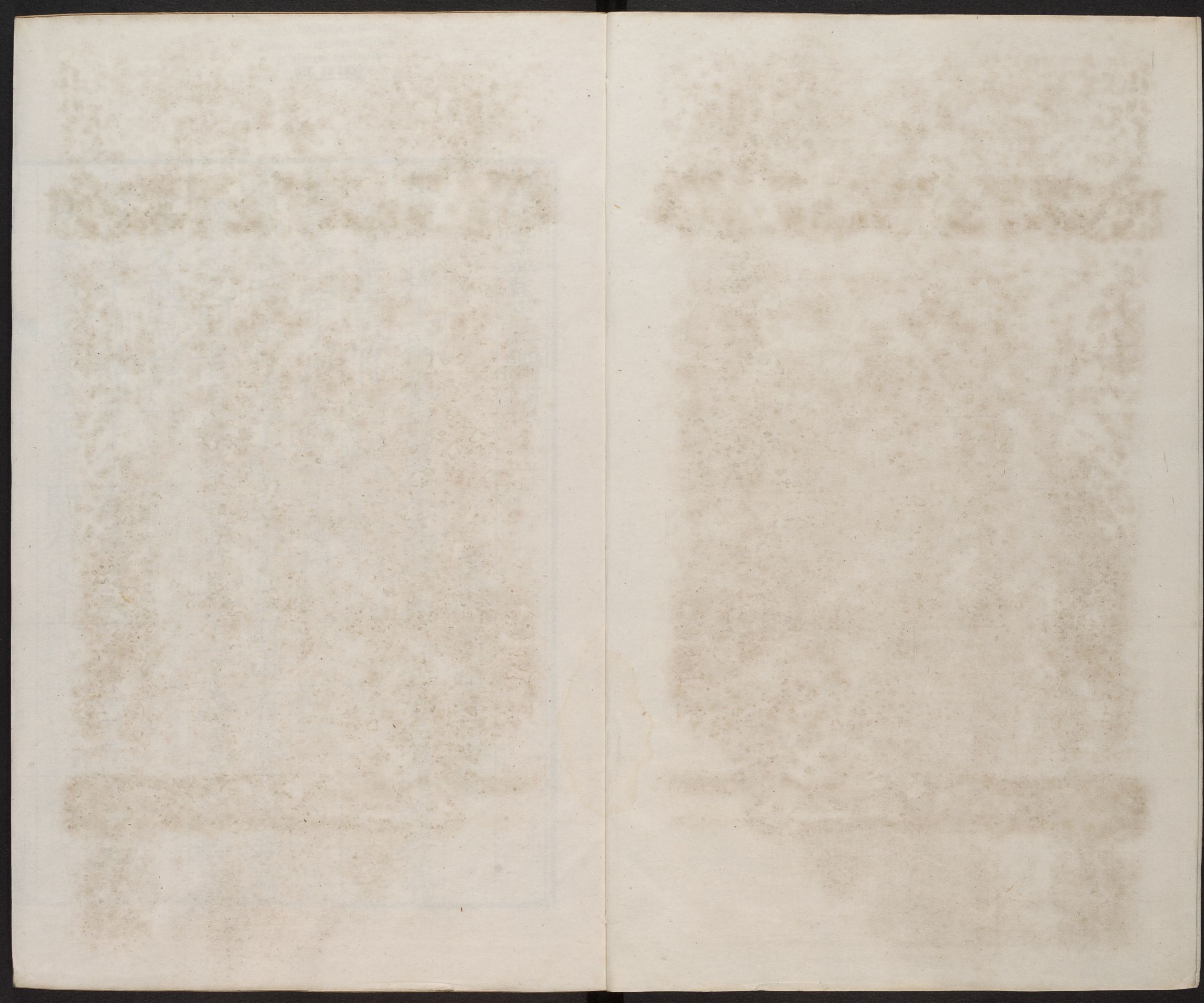


T 110 / 2452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1/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讀論孟集註綱領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後學趙順孫纂錄

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如看得透存養

熟甚生氣質

朱子語錄○又曰某於論孟逐字秤等不教偏些小學者將註處宜子細看

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

語錄○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

看集註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

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秤輕等

重方敢寫出

語錄○又曰讀集註只是要看無一字閑若意裏說做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

集註至于訓詁比身子細者蓋要人字字着意看字字

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

語錄○又曰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為咀嚼過

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

是如此

語錄○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工訓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為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其說如此也引

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也

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朱在過庭所聞○語錄曰集註內載前輩之說於下句者

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胡氏曰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可以分斷者逐節註之一章之後又合諸節而通言之欲學者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註後或因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為一段以附其後亦欲學者先明本旨而後及之也

集註乃集義之精髓

語錄○又曰精義是許多語言而集註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其間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又

曰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說出來不須更於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又曰如精義諸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忒寬易使人向別處去集註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義曉得了只管玩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陳氏曰集註初遍閱諸家說或一兩段或一兩句或一兩字可取皆抄掇來續旋旋磨刮剪繁趨約是幾百番過○又曰學者先須專從事集註為一定標準復熟磨食飲胃中已有定見然後方可將集義來參較方識破諸家是非得失了無遁情益見得集註明潔親切辭約而理當義精而味長信為萬世不刊之書

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集註只是發明其辭使人

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

語錄○陳氏曰集註發明程子之說或足其所未盡或補其所未圓或白其所

未瑩或貫其所未一其實不離乎程說之中必如是而後謂有功於程子未可以優劣較之

問集註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

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註脚語錄

問集註中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

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並存之然必有一

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耳復曰大率兩說前

一說勝語錄○又曰集註中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

是未定也○又曰聖人言語固是旨意歸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大率意義長者錄在前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胡氏曰有兩說相似而小異者彼此相資而義足也有自相抵牾者未決而並存之也

集註某自二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

草看者語錄○黃氏曰朱子一部論語直解至死○又曰朱子於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思靜慮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六已夜坐親見至

四鼓先生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寢目未交睫復見遺小吏持板牌改數字以見示則是退而猶未寐也未幾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而學者顧以易心讀之安能得聖賢之意哉

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功夫修得

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

處參考集註更自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

以為是也朱子文集○語錄曰論子孟或問是十五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

以集註為正如或問後來置之不修未得為成書今細觀之時覺有枯燥處亦多有不穩處亦多有失之太甚處比之大學中庸或問之書大不同若姑借之以參訂集註之所未詳則可矣未可全案之以為定論也○愚案朱子自以論孟或問為未定之書今不敢用大學中庸例附于章後惟取其與集註同者

疏于各條之下

讀論語孟子法

後學趙順孫纂疏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

經可不治而明矣

程伯子名顥叔子名頤河南人集註以其學同通稱程子云○語錄曰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

夫多得效少○輔氏曰今之治二書所患不精耳果能熟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脈絡調理始終洞然而無纖介隱昧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言固可以類推而無不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

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

至者所以未得者

語錄曰今人讀書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便胡亂說故教他就

聖人意思上求看如何○輔氏曰聖人作經之意不過欲發明此理以曉人其所以用心而至為聖人者則二書固無不具也至於吾之所以未至聖人之地未得聖人之心者亦惟用心與二書背戾而不合耳○陳氏曰到經明後方知得作經之意識聖人心體方知他所以用處句句而求之

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

輔氏曰學者苟能句句而求之勿使有一豪苟簡陵躐之意口誦其言心味其

旨而又能於深夜反復研思則智日益明理日益得而聖人之心可漸識聖人之地可漸造矣

平其心易其氣闕其

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語錄曰平其心只是放教虛平易其氣只是放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今人

多要硬把捉教住如何得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輔氏曰不平其心則必有蔽陷離窮之病不易其氣則必有躁急鹵莽之失不闕其疑則又必至於穿鑿附會而反有害於經矣○陳氏曰平其心者是虛其心如衡之平不可先立一箇定說纔先把一說為主於中便如秤盤上先加一星了到秤物時如何得銖兩之正易其氣者欲見得聖人真意時須是和平其氣雍容和緩自然而得之乃能默契

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

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語錄曰讀書須從文義上尋今人却於文義外尋索

程子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子孟復生不過

以此教人

輔氏曰若能如此看則不徒誦其言必將求其意不徒求其意必將見於行其進於聖賢也不難矣

若能於語

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輔氏曰若能到得後來涵養成

就則氣質變化可使愚必明柔必強矣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已

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

多也

語錄曰論語孟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須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又曰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二日可

了若要將來做切已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段耳○又曰讀論孟須是切已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輔氏曰切已之說甚有力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已體察則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耳

程子曰論孟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

語言解着意便不足

語錄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輔氏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語言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五口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賢言近而旨遠故其意思自然厭飫飽足若以語言解着則意便死於言下自然局蹙寒淺而有枵虛不足之意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

不浹洽耳

語錄曰莫云論孟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今且着力緊要底便是揀別此最不可蓋道體至廣至大聖人言語有說得粗底有說得細底有說得難底有說得易底有說得大底有說得小底皆着理會透徹若不盡見必有窒礙處○又曰浹洽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然乾燥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濕○輔氏曰人纔只將二書緊要處看便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天

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者蓋姑取其向學求道之意耳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於偏枯蹇澀豈復有優游厭飫貫通浹洽之意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語錄曰孔子言語一似沒要緊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初不曾着氣力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更走他底不得若孟子使用着氣力依文案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為聖賢之別

程子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

量度事物便自見得長短輕重

輔氏曰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理義可以別

是非能知道則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哉

程子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輔氏曰讀

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着心玩味未嘗至誠涵泳未嘗切已體察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

論語

朱子集註序說 後學趙順孫纂疏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

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

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

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

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穢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語錄

曰問何以問禮於老聃曰老子曾為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聃雖知禮然其意以為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滅之既反而

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

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

公有聞韶問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

語錄曰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孔子

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

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

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

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語錄曰

人之時有這些好意思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聖人待得重理會過一番他許多不好又只在所以終不

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略略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這些自是好定公以孔子為中都

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

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

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

圍之不克語錄曰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十四

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

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

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

孔子不安便行孔子向來相定公做得許多事業亦是季桓子聽孔子之所為方始做得曰圍是

又曰當時若致膳俎孔子去得更從容惟其不致故孔子便行

問設若魯亦致膳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乎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且如不致膳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便因此且求去

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為相也與聞國政而已非為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其不足與有為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離由適陳過匡匡人

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

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

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

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語錄曰夫子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做於佛肸之召但謂

其不能挽我而已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

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言

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

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

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

子貢一貫之語案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

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

之歌○愚謂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書社者書其人名於籍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

輒欲得孔子為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

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

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

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語錄曰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事只恐

權柄不入手問不知聖人有不可為之時否曰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

乃敘書傳禮記

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詩正樂

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

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

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

庚申魯西狩獲麟

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

亦在是年○語錄曰據陳恒事是獲麟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為也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

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二葬魯城北泗上

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

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

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

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

二十二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何氏名晏魏南陽人○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曰以何晏所

敘篇數考之則信為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為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耳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

子以子稱

或問程子之說出於柳宗元而不著柳說何也曰柳氏之言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

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子思之徒也故

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之號之云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其似夫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

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輒據孔子之

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為此說此所以不著柳說而獨以程子為據也○胡氏曰子者弟子稱其師之號此書記有子曾子之言皆

不曰字而曰子故知其成於二子門人之手然夫子沒一時皆以有子之言似夫子又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豈二子之獨以子稱亦以是歟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

輔氏曰不過是尋行數墨之徒耳○陳氏曰是全木

有一字之得而草率不精之故也

**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

語錄曰到這一二句

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自解踏着他關捩子倏然悟時聖賢格言

白是句句好須知道那一句有契於心著實理會得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

方解有得今只恁地包罩說道好如喫物事相似事事道好若問那般較好其

好是如何却又不知如此濟得甚事○輔氏曰是就其性之所進而偶有所感

發焉者也如此則亦可以進矣○陳氏曰是

已入得一線路子開明是一兩句之精也

**有讀了後知好之者**

輔氏

曰好之則知其味矣如食五穀者既知其味則必嗜之也○

陳氏曰是已覺其中有趣味之可嗜而於書之大義甚精也

**有讀了後**

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是以

**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見於手舞足蹈也○陳氏曰是深有悟夫趣味之無窮而全書之已精也然精亦豈容易可至哉是用多少工夫積累而然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

**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輔氏曰程子言雖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

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化月異而歲不同也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

**但覺氣味深長**

語錄曰所謂深長意味也別無說只是涵泳久自見得

論語卷第一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

語錄曰此一篇都是先說一箇

根本○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於學者記之故以為多務本之意

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

學者之先務也

語錄曰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輔氏曰道者人

之所共由必有所從入德雖我之所自得必積而後成凡此篇所論務本之事乃道所從入之門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

入而德可積矣 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為言效也

或問學之為效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

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語錄曰效字所包甚廣凡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黃氏曰集註言學而或問以知與能並言言人之效學於人有此二者先覺之人於天下之理該洽貫通而吾懵然未有所知也於是日聽其議論而向之未知者始知矣先覺之人於天下之事躬行實踐而吾俛然未有所能也於是日觀其作為而向之未能者始能矣

**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或問此一節曰

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受天之命而有是性也性之所以為性者以其具足萬理而無不善之雜也是以人之有生則仁義禮智之德無一不根於心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動作威儀之節以至天地事物之所以然而當然者皆不待求於外而知之能之也然既有是形則氣質之稟或不能無所偏物欲之私或不能無所蔽是以於性之德有所不明而觸意妄行或墮於夷狄禽獸之域惟聖人則氣稟清明而物欲不得以蔽之是以能盡其性而全其所以為人之道若眾人者既已昧其性矣而又求夫能盡其性之人問而講焉以效其所知觀而法之以效其所能則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若本不失其性則亦何必效於人以復之乎○黃氏曰學問之道固多端然其歸在於全其本性之善而已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初則復其本然之善也○陳氏曰所謂明善而復其初者其中極有含蓄乃兼知行而言非止知之便是復其初也學自是兼知行工夫豈但明此理而已○胡氏曰人性皆善人皆可學也覺有先後後覺

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學之端也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學之效也○莆田黃氏曰人雖由氣以成形而氣原於理故曰人性皆善也然氣無定形升降上下往來消息交互錯糅易於昏雜而難得清明故人之受是氣也亦通者少蔽者多通則為先覺故曰覺有先後也理寓氣中則未嘗變惟理不變故學可勝氣雖昏蔽之甚者得先覺覺之則亦覺焉故曰後覺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必曰明善者蓋不明乎善則雖欲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善今因先覺之所為然後能明其為善而效之復其初者又明此善乃吾有生之初元得於天者如此向也為氣稟之昏蔽而不知今始知其善而為之非取彼先覺之有以增我所無亦復其初而已○又曰先覺之所為理之所當為也理乃天所同命以為人者不如是則不能為人矣○蔡氏曰性者人心所稟之天理寂然不動之時萬善具足之名也由是而之五常百行無非至善但人為氣質所昏物欲所汨又不能學以通之既無以知其本然之善則亦無以施其存養之功惟能效夫先覺者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明以知者言也習鳥數復以能者言也朱子以明善復其初以求知未能開示學者切矣

**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或問習為鳥數飛曰說文習字從羽從白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

○語錄曰只是這一飛習只是飛了又飛**說喜意也既學而又**

**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



矣

或問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人既學而知且能矣而於其所知之理所能

之事又以時反復而溫繹之如鳥之始學飛者既已能之而又婁習焉則其所學者熟而中心悅懌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以為人之理無以能

其所以為人之事固不足以謂之人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力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以雖曰知之

而枯燥生澀無可嗜之味雖曰能之而危殆杌隉無可即之安如是而求有以勝夫氣稟物欲之私而復其初亦何自而能得哉是以聖人之教使人既學矣

而於其所學又必時時習之如鳥之始學飛而婁習焉者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熟蓋朝夕從容俯仰於道德仁義之中

而凡人之所以為人性之所以為性者莫不沛然有以自得於心而知其非由外鑠矣此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也○語

錄曰學只是要一箇習習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己今人學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熟不見得好○又曰大抵學到說時已是進一進了只說後便要住不

得○陳氏曰時時習之而無間斷則所學者熟趣味源源而出中心不期悅懌而進進自

不能止 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

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

說 或問程子兩義曰重複思繹者以知者言也所學在我者以能者言也學之為道不越乎兩端矣曰時習之所以說諸說孰近曰夫習而熟熟而說

脈絡貫通最為親切程子所謂浹洽者是也○胡氏曰時復思繹則習之於心將以行之則習之於身内外交致其力也 謝氏曰時

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

也 謝氏名良佐上蔡人○語錄曰學時是知得坐如尸立如齊及做時坐常是如尸立常是如齊此是習之事○又曰程子謝氏各只說得一邊尋繹

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又曰程子意是說習於思天下事若不先思如何會行得謝氏說習於行者亦不是外於思思與行亦不可分說

有躬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

而信從者眾故可樂 或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若何而可樂邪曰聞之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所得

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能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嘗以是言觀之而朋來之樂其指可知

蓋性之為性固物之所同得也向也以其拘於氣稟汨於物欲而皆枯亡之今也吾獨幸知學以復之而既有以悅諸心矣彼則未嘗知學而枯亡猶故也夫

以昔之得於天者皆同而今之得於己者獨異則亦豈吾之所欲哉然遽欲推吾之所得以及之則吾之善未充而無以取信於彼雖欲求而告之彼亦且掉

頭而不之顧矣况望其能因吾言以復其初而與之同其樂邪惟其有以充諸身而形於外則彼之聞風而覲德者自將敬信服從之不暇蓋近者既至而遠者畢來以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悅諸心者彼亦且將有以得而悅之而無物我之間則夫所謂萬物之一原者信乎其俱立而不獨成矣是其歡欣交通融怡和樂之意所以盈於內而達於外者又豈手舞足蹈之可言哉且程子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之云纔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語錄曰須是自家有這善方可及人無這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言多少氣象寬大○又曰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自得其未能及人雖說未樂○又曰信從者眾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從者眾則豈不可樂○又曰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眾如是安得不樂○問初學將自謀不暇何以及得人曰謂如傳師友些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喚做及人如有好說話好文字緊緊藏在籠篋中如何及得人○黃氏曰以善及人原其所以遠來也信從者眾實其自遠而來也

**又曰說在心樂主發**

**散在外** 或問說樂皆出於心而程子有內外之辨曰非以樂為在外也以語錄曰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乎外○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說及夫樂則人皆知皆能而始至說今發散於外非有他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溫紆問反

**愠含怒意**

語錄曰但心裏略有些不平意便是愠了○又曰愠非悻然而怒之謂只有些小不快活處便是

**君子成**

**德之名**

易本義曰成德已成之德也

**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

**愠之有**

尹氏名焯河南人○文集曰尹氏最為的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為己用心之約處若以容人為說竊恐為己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

廣狹人之病其去道亦遠矣○語錄曰此等句極好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

**程子曰雖樂於及人**

**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黃氏曰程子之說是不愠然後君子也以說樂兩句例之則須如此

說方為穩當

**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

**難故惟成德者能之**

或問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為君子曰常人之情

學則其本心正以為己而已矣初非為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真不動也今也人不知而處之泰然且略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士信之篤而養之厚守之固而居之安其孰能之

故必如是然後可以得夫君子之名苟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以馴致於聖人亦不改塗而至矣○語錄曰問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曰人之待己平平恁地過亦不覺若被人做箇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愠○輔氏曰順謂理之順逆謂理之逆曰順曰逆皆理也但處其順者易故及人而樂者猶可及處其逆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悶非成德之士安土樂天者不能及也○蔡氏曰程子謂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子謂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朱子非正解本句特統而論之耳所以繼於尹氏程子之後

**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黃氏曰言君子而復歸於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何也學而至

於成德又豈有他道哉其所自來者亦不過是而已非體之之實孰能知之○輔氏曰此章總言為學始終三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也又慮夫敏者躐等而進怠者半途而止昧者又或離析以求之或失其正而陷於異端故復發此義而使之正其始之所學然後時習以熟之則夫說之與樂可以馴致初不待外求而得也○**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語錄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則何以為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

魯人

**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

**為弟**

葉氏曰善字不可等閑看且如平常事父母其誰不能須知承顏順色不失其歡心之為貴又須知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必諭父母

於道之為貴如舜處父母之變卒致得底豫方謂之善事若善處兄弟尤難須是思量同受遺體方不至有二心

**犯上謂干犯**

**在上之人**

語錄曰少有拂意便是犯又曰干犯便是那小底亂

**鮮少也**

文集曰鮮只是少聖賢之言大槩寬裕不似今

人蹙迫便說殺了○語錄曰此鮮字只訓少與鮮矣仁鮮字不同鮮矣仁非只是少直是無了○問朱子謂鮮是少則未以為絕無孝弟之人猶有犯上之意邪永嘉陳氏曰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等麤暴氣象縱是有之終是罕見到得麤惡太過可保其決無言孝弟之人占得好處多不好處

**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

輔氏曰悖逆便是程子所謂逆理亂常之事但就犯

上意說故更添箇爭鬪字

**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

**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聲

務專力也

輔氏曰謂專用其力而為之

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

也

或問仁何以為愛之理也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為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為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為之用蓋本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故以仁為愛則不可以仁為愛之理則可蓋性情雖有體用之殊然其血脈貫通則相為體用而不能以相離也曰其又為心之德何也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乾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仁雖心德之一體而心之全德不能外是亦可見矣蓋人之生也莫不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故雖具有五常四端之妙而其發生之理溫然而和粹者實為之體以該夫義禮智信之間而其怵惕惻隱之端亦行乎羞惡是非辭遜之內是以語心之德而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仁猶夫元之包四德也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蓋亦未嘗有二致也○語錄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又曰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言如義者宜之理禮者遜之理智者知之理相似○問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

偏言曰固是愛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別有箇愛之理偏一專言亦不是兩箇仁小處只在大裏面○又曰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又曰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又曰愛是情愛之理是仁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又曰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又曰理是根愛是苗○又曰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體認○又曰義禮智皆是心之德只是仁却專是此心之德○黃氏曰仁性也既曰愛又曰心何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為德語其全體而極其大用不過生生而已生之外無他道也天地以是為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故其所以為仁者愛是也仁固主於愛然人之一心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其所為德者非一然仁包四德而貫四端則凡吾心之全德莫非仁也論仁之所專主而至切者則曰愛論仁之所兼統而至廣者則曰心不若是不足以盡其義也曰愛矣而又曰愛之理曰心矣而又曰心之德何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程子言之矣愛非所以言仁也曰愛之理則是仁者乃愛之理而非愛也蓋指性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言之矣言心則合性知覺而言曰心之德則專指此心所得之理所謂性也而凡所具之理皆在其中矣既曰愛之理心之德則釐而為二矣又曰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何也論其專主而至切者固曰愛之理然其兼統而至廣者亦豈離乎愛之理哉故春者生意之生也夏者生意之長也秋者生意之斂也冬者生意之藏也蓋無適而非生意也方其靜也則一生意足以包四德及其動也則一生意足以貫四端則愛之理心之德

又豈有二事哉但別而言之使其部分位置截然不亂又合而言之使其倫理脈絡渾然無間也○又曰人之一心虛靈洞徹而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指虛靈洞徹而謂之德固不可捨虛靈洞徹而謂之德亦不可於虛靈洞徹之中而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又曰有子是說仁之用朱子是說仁之體所以於此言之者直以仁道至大孔門所常言論語所言仁字乃自此始故於此發之

**為仁猶曰行仁** 語錄曰為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

**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 言君子不是就這上求仁

**凡事專用力於根本** 輔氏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兩句泛說凡事是如此與上文自不相干下文乃言孝弟也

者其為仁之本與方是應 **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 語錄曰凡事若上面說故集註下一凡字

自然 **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 文集曰孝弟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

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 **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語錄曰仁民愛物都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 ○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仁只孝弟是初頭事

**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

**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

**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

**之本** 或問孝弟為行仁之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曰仁之為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為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

為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心順氣和必有不好犯上作亂之效若

君子以此為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等差其施有漸次而為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又豈特不好犯上作亂

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文集曰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乃着實指事而言其言雖近而旨則遠○語錄曰如義主羞惡羞惡則有違逆

處惟孝弟則皆是順程子說順德直是說得好○又曰論性則仁是孝弟之本惟其有這仁所以能孝弟仁是根孝弟是發出來底仁是體孝弟是用仁是性

孝弟是仁裏面事○問為仁以孝弟為本這箇仁字是指其周遍及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這箇仁字是指其本體發動處言之否曰是道理都自仁裏

發出首先是發出為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源頭漸漸流出○黃氏曰有仁有行仁

仁是性行仁是行仁之事有此性故能愛其親是仁為孝弟之本能愛其親是仁之事也充此以仁民愛物亦仁之事均是仁之事然必先能愛親而後能仁

民愛物故孝弟為行仁之本○輔氏曰既曰本猶根也然則孝弟為仁之本仁為孝弟之本同乎否乎曰本之為根則同而其所以為根則異行仁以孝弟為根以其施於外者言也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根以其發於內者言也行仁不以孝弟為根則其施無序而無以極夫仁民愛物之效論性而不以仁為孝弟之根則其發無所而無以充乎孝親弟長之實○蔡氏曰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譬如桃仁杏仁中具生理凡其根幹枝葉自華而實無非生理之貫通此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也然生理貫通又必自根幹而枝葉其發動萌芽必有其初以至於華而實焉此謂為仁以孝弟為本也

**或問孝**

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或問性中有仁義禮智而無孝弟曰此亦以為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孝弟之目耳非謂仁與孝弟自為別物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

○文集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即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弟也所包攝不止孝弟凡慈愛惻隱之心皆所包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楸棘非有彼而無此也○語錄曰仁不可言至仁者義理之言不是地位之言地位則可以言至又不是孝弟在這裏仁在那裏便由孝弟可以至仁無此理如所謂何事於仁必必聖乎聖却是地位之言問仁是性也仁便是性否曰如所謂乾卦相似卦便有乾坤之類性便有仁義禮智却不就是把性便作仁看性其理情其用孝弟者性之用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皆情也問仁主乎愛愛便是仁否曰仁主乎愛者仁發出來便做那慈愛底事如燈有光若把光做燈又不得○又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是頭上安頭以脚為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箇孝弟來他所以恁地說時緣是這四者是本發出來却有許多事千條萬緒皆只是從這四箇物事裏面發出來○又曰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即仁之屬但方其未發則此心所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名件故曰何曾有孝弟來○葉氏曰須看性字透方得性中只具四端之理無形無影隨感而見當其未發止是愛之理既發為孝弟方是著在事為上乃是仁之用所以止可謂行仁自孝弟始蓋仁是根本孝弟是枝葉若謂孝弟便是仁之本則是以枝葉為根本却顛

倒了道理也○問今人生則知愛其親長則知敬其兄皆是心中流出略無一  
 毫勉強意思惡知其非性中所有邪永嘉陳氏曰此不待說但先儒慮學者以  
 仁從孝弟入先有孝弟而後有仁故特轉此語以別之蓋孝弟乃是仁流出不  
 是仁從孝弟中入性只是四者其他眾善皆四者之支分派別也仁是性孝弟  
 是用用便是情情  
 便是發出來底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

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

文集曰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  
不待利己害人然後為不仁也○語錄

曰他自使出了此心在外如何得仁○又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不是別更有仁○黃氏曰仁性也根於人心惟用心於內無私而當理者為足以存之致飾謂巧令也於外謂言色也務以悅人指其所以巧言令色之本情也致飾於外則心不存於內矣務以悅人則皆私心而非當理矣心不存於內皆私心而非當理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  
 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語錄  
曰聖人詞不迫切有含容之意若云鮮矣仁者猶有些在則失聖人之意矣○問仁恐未至絕無處否曰人多解此尚有些箇仁便粘滯咬不斷了子細看巧

言令色心皆逐物於外大體是不仁縱有些箇仁亦成甚麼仁

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

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或問夫子謂鮮仁程子乃以非仁釋之曰夫子之言所謂詞不迫切

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則懼夫讀者之不察而謂巧言令色未足以甚害夫仁是以推本聖人之意直斷其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黃氏曰若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存乎內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愚謂程子以知為言其無不先知之則未有能行之者也人皆知何者為仁何者為非仁禁其非仁而勉其仁則庶幾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魯盡已之謂忠

語錄曰盡已只是盡

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未盡如為人謀一事須直與他說這事合做與否若不合做則直與說這事決然不可為不可說道這事恐也不可做或做也不妨此便是盡○又曰須是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已之心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又曰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

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以實之謂信語錄曰以用也○又曰如甲謂之甲乙謂之

說這事無這事須說無便是信○或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盡已之心

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驗

乎外者而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也○陳氏曰盡已

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以實是就言上據此實說忠信非判然二物

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  
黃氏曰既

傳矣必熟之使之該通而無豪髮之室也

不習則雖曰傳之而未嘗實得於心也

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

學之本矣黃氏曰曾子曰以此三者省察其身是其自治篤實而懇切也為學之本在於檢身曾子之自省如此是得為學之本○又

曰曾子此章固足以見其嚴於自治而所以自治者又見其皆出於誠蓋不極

乎誠則凡所作為無非苟簡滅裂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哉

○輔氏曰省者思而有所檢察之謂曾子以此三事日加省察有則便與他理

會了改之無則又加勉厲以持守之而不使之竊發則其終自治工夫可謂至

誠懇切矣

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語錄曰

人若不

忘信更無可得說傳箇甚底習箇甚底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錄

曰守約是於朴實頭處用功○又曰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輔氏

曰曾子資質魯鈍故其為學不外駑不泛求凡事只向自己身心上着工夫檢

察修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輔氏曰所謂用心於內故其傳

無弊警策學者尤為有功然其所謂用心於內者亦非息心絕念屏棄外事之謂但當常存是心不可放失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或問道之為治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為政者之心而言也曰然則曷為不言治曰治者政教法令之為治之事也夫子之所言者心也非



事也○陳氏曰治其事也以政言道其理也以為政者之心言千乘諸侯其目五者則皆其心之所存而未及為政乃所以為政之本也

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輔氏曰古註馬氏曰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

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包氏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乘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語錄曰主

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

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

主一無適○陳氏曰主一是心只在此所主惟一不二不三無適是心只在此

亦不之東亦不之西亦不之南亦不之北然主一即是無適只展轉相解釋要

分明非於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

無適之功也○詳見大學疏也輔氏曰一國之事多矣為其事者固當主一無適又當有始有終而使人信

也○胡氏曰發於我者敬則施於人者信故謂之敬其事而信於民也○

黃氏曰信雖在已而驗於外所行在時謂農隙之時輔氏曰左傳農

已而人見其可信故曰信於民也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語錄曰

隨時事之間是也問學而

一篇多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為政曰此便是為政之本若無此基本如何做

去○黃氏曰但言所存而未及治具故曰務本○輔氏曰前四章是為學之本

此五者是治國之本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

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

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

近而已矣語錄曰問聖人之言兼通上下曰聖人說得自別便是大賢說

話也自是及聖人如這五事眾人豈不見得但說時定是別有關竅決不及聖人也○輔氏曰此三語平易明白無甚高難行之事而聖人所以治天下之道實不外此當時諸侯果能奮然用力行之則國必可治不必舍己而求人也又自此而推之而至於內外兩全本末具舉則堯舜之治天下誠不過此矣○又曰聖人於天下事理洞照無遺其發而為言自然包括得盡故能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之不相悖所以上下皆通常人之見則明於小者或蔽於大得其一說者不知其又有一說故其言近時便則淺近而已矣此內外之符也然學者亦不可徒歎聖人之言包括得廣大如此又須實見得堯舜之治亦不過五者之意方可爾

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  
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  
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  
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  
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楊氏名時延平人○語錄曰楊氏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

是要緊古先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下相關方始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問未及為政今觀使民以時又似為政曰孟子說不違農時只言王道之始未大段是政事○輔氏曰朱子正解此一句之義故以敬主於事而言信主於民而言楊氏則推言其反此之弊故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兩說相須其義始備○問此章似皆就政事上說集註謂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為政永嘉陳氏曰治國有刑政禮樂紀綱文章萬目皆當開張此條且論他存心處乃為政之本其他未暇及

**胡氏曰**

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

胡氏名寅建安人○語錄曰大事小事皆要敬若是敬時方解信與愛人節用

使民若是不敬則其他都做不得○陳氏曰敬者萬事之根本為信而不敬則出令必苟而不能確定矣節用而不敬則所節必苟而不以制度矣愛人而不敬則所愛必苟而不免姑息矣使民而不敬則所使必苟而不復計其勞逸矣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

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語錄曰五者相因只消從上順說人須是事事敬方會信纔信便當定如此若恁地慢忽便沒

十成今日恁地明日不恁地到要節用今日儉明日奢便不是節用不會節用便急征重斂如何得愛民既無愛民之心如何自會使民以時這是相因之說又一說雖則是敬又須著信於民只恁地守箇敬不得雖是信又須著務節儉雖會節儉又須著有愛民之心終不成自儉嗇而愛不及民雖則是愛民又須著課農桑不奪其時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

輔氏曰謹謂所行不放縱不放縱則有常矣信

謂所言不虛妄不虛妄則有實矣

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

語錄

曰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蓋仁是箇生底物便具生之理發出來便是愛才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恩意如何漠然無情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不說親仁則又流於兼愛矣

**餘力猶言暇日**輔氏曰此只是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底工夫**以用也文**

**謂詩書六藝之文**語錄曰詩書是大槩說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黃氏曰古人言文蓋指乎此非世俗華藻之

**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輔氏曰程子順文解義可謂得聖人之旨矣凡說經者要當如此尹氏曰

**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

**矣**語錄曰此論本末先本後末今人只是先去學文須是驗平日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眾親仁乎如此了方學文此五句又以孝弟為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能弟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眾親仁亦何用○輔氏曰孝弟謹信愛眾親仁所謂德行也必先行此而有餘力然後用以學詩書六

藝之文則其文也適足以成其質其博也適足以養其心此大學所以貴於能窮其本末知所先後也○又曰大學所言體面闊故曰近道此但言弟子之職體面較小故曰可入德必能入乎德然後能近道也○又曰尹氏推說其言外之意而得其旨

**洪氏曰未有餘力而**

**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洪氏

名與祖丹陽人○輔氏曰洪氏推說其反之弊**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

**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

**失之於野而已**語錄曰問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如禮樂須知所以為禮樂者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

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亦可考或前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又曰若不學文則無以知事理之當否如為孝為弟亦有不

當處如孝於事親然事父之敬事母之愛便別了○胡氏曰言學文則能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者固以補洪氏之所未及亦恐人因是而緩於為學也○愚謂尹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而

言不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學文為致知與力行為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於理說得文字極重三者互相發明蓋但知文之為輕而不知其為

重則將有廢學之弊故不得不致知揚之意然德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而學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

之心好善有誠也輔氏曰好賢與好色皆人之本心也但好賢之心終不若好色之心為至人能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

心是為誠於好賢也○愚謂舊說作變易其顏色如此却是虛偽故此說見敬賢無二心致猶委也委致其身

謂不有其身也語錄曰一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輔氏曰死生勞逸惟君所命不敢自有其身而為避就也

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

已愚謂經文只有事父事君交友三者為人倫之目而集註以四者言蓋賢賢亦朋友之倫也故子夏言有能如

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

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語錄曰問為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

必以為已學曰畢竟是曾學未學曰集註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是○又曰資質好底也會恁地向學也只是理會許多事○游

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

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

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

皆在於務本游氏名酢建安人○輔氏曰古人之學明人倫而已自舜命司徒以教民則既有成說矣此其為學之本也人能務

此四者又行之必盡其誠而無一豪勉強不得已之意則其於人倫既明且篤矣學之道豈有過於此者乎吳氏曰子夏之

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

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吳氏名棫建安

人○語錄曰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

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又曰世間也有資稟高會做許多事底但子夏此兩句被他說殺了所以謂其言之有弊○胡氏曰

以未學為生質之美者人固有得氣之清而所為與理暗合然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

輔氏曰厚重以質言威嚴以見於外者言堅固以存諸中者言輕乎

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

不堅固也

輔氏曰人之資質若不厚重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之可畏存諸中者必不能堅固而不忘此乃氣志表裏必然之符也學者

當於言行容貌之間常自警覺不可稍有忽易

###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

輔氏曰善所固有本

實而易為惡自外來本虛而難為然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故於虛者反易而於實者反難也

故學者必以是為主

焉

語錄曰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陳氏曰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為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極有力

程子

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語錄曰物只是眼前事物都喚做物若誠實方

有這物若口裏說莊敬肚裏自慢忽口裏說誠實肚裏自狡偽則所接事物還似無一般須是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截定而不可易方有這物且如欲為善又

有箇為惡意思欲為是又有箇為非意思這只是不實如何會有物○又曰凡應于事物之來皆當盡吾誠心以應之方始是有這箇物事且幹件事自家心

不在這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又曰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

思懶散漫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到半截後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一分無物○輔氏曰人有為入之道自天地儲精而為人則實理具

焉故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言人不忠信則渾是虛妄雖有人之形而無人之實也○真氏曰論語止言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

合忠信與誠而並言之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盡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着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

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

###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無益而有

損語錄曰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仍是朋友纔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

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

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語錄曰最要在速字上着力過愈深

則善愈微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如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愚謂改者併其通體而更為之也

○程子曰君子

自脩之道當如是也輔氏曰此蓋舉一章三句之所游氏曰君

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

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

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輔氏曰威由重而後有先言威者便文耳○又曰苟未至於聖人孰能無過儻或畏難而苟安則過益以大意益以昏不惟勝己之友將舍我而去而忠信之德亦無以自進矣故以過勿憚改終焉要之自始學至於成德唯改過為最急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謹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語錄曰是專主喪祭而言若把得喪祭事重時

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輔氏曰自殯至葬附於身與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以至凡喪親之禮已所得為者舉無違焉則可謂喪盡其禮矣自考妣而上及於曾高自一廟而上至於七廟推而極於王者之禘祫必如是而後於心為無慊凡已之所得祭者無不舉焉則可謂祭盡其誠矣民

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葉氏曰謂感化於下風俗醇美莫不有孝愛之

行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

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  
文集曰問此章止為化民不見有自為之意曰謹終追遠自是

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人所當然不為化民而後為之也故已德厚而民德亦歸趨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間隱然有此意也○黃氏曰親之終也人子悲痛之情切而於恭敬之意常不足親之遠也人子恭敬之意勝而思慕之情疎故又以其所不足者言之謹謂謹而不忽追謂念而不忘輕忽遺忘此薄俗之常情於人所易忽易忘者亦未嘗輕忽遺忘焉則加於人一等矣是則厚德之人也民安得不化而趨於厚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

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  
輔氏曰或以陳亢為子貢弟子此以論語中所載三章推之蓋兩章

問於子貢一章問於伯魚皆無請問於夫子之事故也家語收陳亢在孔子弟子中而史記七十二子傳却無故兩存之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  
真氏曰只和一字不足以盡溫之義只厚一字亦不足盡溫之義必兼二字者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

慘暴也厚良易直也  
語錄曰易平易和自易直無屈曲○又曰易乃坦易不刻薄也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姦詐險詖底心

如所謂開口恭莊敬也  
真氏曰莊主容貌而言敬主內心而言自中而發外故曰恭

儉節制也  
語錄曰儉謂節制只是有界限不侈縱○真氏曰節制二字相似而實不同節乃自然之限節且如一年有八節四立二分二至是也四十五日一換乃

讓謙遜也  
真氏曰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及人天道自然之界限制乃用力裁制之意

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

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

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

語錄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是如何氣象體之於義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來就問底意思

聖人過化存神之

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

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

黃氏曰過謂身所經歷化謂人無不從存

謂心所存主神謂意無不達所謂立之斯行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也曰存神過化則不待見於容貌而人服之又曰德盛禮恭則禮之所以恭者又未嘗無其本也觀其言引而不發味其意則若有所不足於子貢之云者其旨深矣學者玩味而有得焉則有以見聖人正大之情而不流於卑諂之私矣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

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

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

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輔氏曰有是德然後有是威儀內外之符也故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

已之德○又曰世雖有先後人雖有智愚然理義之在人心則無間也故學者能以是五者想見聖人之形容則皆興起向慕有不能自己者況於親見聖人

之威儀親陶聖人之神化則其成德達才又當如何哉○永嘉陳氏曰此最善

形容處如畫出一夫子若張而大之却與聖人不相似也○愚謂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氏三亦字皆微寓抑揚意

子貢特舉聖人可親之一節而未及其全體歟

張敬夫曰夫子至

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

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

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張氏名栻廣漢人○輔氏曰好德之心固有而易發私欲之害蔽深而難除此

所以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

語錄曰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



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行也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所主在行○永嘉陳氏曰舊說父在觀其父之志父沒觀其父之行若如此說連下面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說不通蓋纔說孝便主子說了所以上面志與行都就子邊說

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

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輔氏曰就其事上言雖可謂之善就其心上言則不得為孝矣○尹氏

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

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

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或問尹游氏之說曰尹氏得其

用心之本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說相須為不可易矣曰必若尹游之說則夫子之言得無有所不盡者乎曰為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為之心至有所遇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者意其有為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預

言矣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語錄曰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若如其說則孔子何必更說三年無改必若游氏說則說得聖人語意出○葉氏曰須思當改而可以未改是少含容精微意思若說大段有害於物不待三年此是在上位者關繫民物如元祐欲改新法之類不容不改若其他未至於大害當常存不忍之心可也○永嘉陳氏曰事變隨宜雖孝子繼父豈能無當改處但方哀戚之中雖所當改亦未暇改蓋哀戚之心有以勝之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語錄曰節者等級也文不直回互之貌○又曰文是

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黃氏曰朱子於仁禮義之訓皆以本心未發之體而言蓋已發則為惻隱恭敬羞惡而不謂之仁禮義矣仁曰心之德禮曰天理之節文義曰心之制此皆即心之體而形容其理也仁曰愛之理禮曰人事之儀則義曰事之宜此皆因其見於用者以形容其體也雖若各有二義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人事之儀則所以為天理之節文事之宜所以為心之制也

○又曰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又曰且如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為飾此是文如下不敢僭上諸侯當用九章則安用十二章則不安此是天理自然處如冠如昏此是

人事若冠禮裏面有三加揖遜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嫡子則如何衆子則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處則如曰恰好○陳氏曰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則定法也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又曰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又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須兼此二者意乃圓備○胡氏曰以其本於性分而言則曰天理之節文以其見於日用而言則曰人事之儀則節即則文即儀隨所寓而互言之也○輔氏曰節是品節文是文理儀是威儀則是法則就理上言故曰節文就事上言故曰儀則天理之節文是自內說向外人事之儀則自外說向內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語錄曰天理之節文所以為人事之儀則也

**和者從容不迫之意**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莫教有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胡氏曰以和為從容不迫者無勉強矯拂之態而有安詳容與之意也○編蓋禮之為急局促則非和矣禮中自有從容氣象非禮之外又如從容也

**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

**迫乃為可貴**

黃氏曰禮之體主於嚴者以其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分之一定而不可移也禮主於嚴則心不可不敬貌不可不莊

也所以不和者恐懼拘迫而無從容之意耳然禮之嚴皆本於自然則是不容不敬不容不莊非有所強而為之尚何恐懼拘迫之有惟不知其出於自然故若出於人為而不敢不然者是以不能從容而不迫也○輔氏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固有截然而不可亂者是其體之嚴也然其所以然者非故為是以強世矯俗也蓋亦本於自然之理而已惟其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禮必從容和緩而無急迫勉強勞苦之意乃可為貴

**先王之道**

**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

**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理之本然**

**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

黃氏曰知其從容而不迫之為貴矣而一於和則心之敬

者或怠矣貌之莊者或慢矣而吾又不能以禮之本然者約而歸於莊且敬焉則流蕩放肆其與恐懼拘迫者均於不可行也○輔氏曰體嚴而用和則禮固

可貴而可由矣然如此而亦有不可行者蓋以人情便於和而憚於嚴苟徒知以和為貴而遂一於用和逐末忘本而不知以禮節止之則又失其自然之理而墮於私欲必至於

流蕩而亦不可行也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

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

不行者知和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語錄曰問既云離與流則不特

謂之勝禮樂已亡矣曰不必如此說正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此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不可云

禮樂已亡也 ○輔氏曰此章自舊以有所不行一句承上文說至程子方截得分明只以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兩句觀之便自可見程子於本文只添了一箇

以字一箇而字一箇者字兩箇故字而一章之旨自然分明 ○永嘉陳氏曰禮之和處便是樂所謂行而樂之樂也故以樂字觀貼和字非謂禮之外別取一

物來解和也 ○真氏曰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

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 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

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

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范氏名祖禹成都人 ○文集曰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之所由生 ○語錄曰自

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移將去 ○輔氏曰程子論禮樂之敝范氏原禮繼

程子范氏以和為樂又禮中之樂也 思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

全體也豪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

可行均矣 輔氏曰禮之體則嚴其用則和而人之於禮則當嚴而不失其泰和而不失其節不倚於一偏不昧於全體則無處而不可行

矣 ○陳氏曰禮之體嚴而用和本非判然不相入其嚴也無不泰而所謂和者中已具豈復有勝而離其和也無不節而所謂嚴者未嘗失豈復有勝而流必

如是然後得性情之正而為禮之全也若稍過中而流於一偏則其不可行均矣豈但和之流然後為不可行哉 ○蔡氏曰有子專以禮之用為言朱子兼以

禮之體為言論禮之用固以和為貴論禮之體則禮中本有自然之和若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禮與和成二物矣此朱子所以因有子言禮之用而以

禮之體發其所未發也 ○真氏曰嚴而泰即禮中有樂和而節即樂中有禮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黃氏曰前所謂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其實也此所謂約信與人期約而求其實者也故雖皆不出於實而其言不同若亦以事之已見者言之非謹之於始之意也○輔氏曰此信字本

是約信若只是誠信之信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哉義者事之

宜也語錄曰事之宜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復踐言也恭致敬也胡氏曰信為約指人之行此而言非信恭之本體也

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

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或問此一節曰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踐也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

言將有不可踐者矣以為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為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必求其近於義者焉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語錄曰約信而合其宜只是不妄發曰

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耳致恭而

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或問此一節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於恥辱然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以

自取恥辱惟致恭而必求其近於禮焉則其可遠恥辱也必矣○語錄曰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

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誚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問合其宜便是義中其節便是禮如何是近義近禮曰此亦大綱說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意然只得近於義近於禮亦好若是便合其宜中其節更好

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宗而主之矣或問此一節曰因之為依勢之敵而交之淺若諸葛亮

子之於司城貞子濂伯玉顏離由是也所依而失其親若未甚害也所宗而失其親則其為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時而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

必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所宗無失所親之患矣○語錄曰如夫子之於衛主顏離由是則可親之人若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便是不可親之人此是教人接

人底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

道語錄曰問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敬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又曰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意只如初與人約使用思量他日行

得方可諾之若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如合當在堂上却下堂被人非笑固是辱合當堂下却堂上被人斥罵亦是辱如此人不好初去親時似不

害將來主其人便錯了須是始初揀擇見得好方可親他不然罰則因仍

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語錄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

因循苟且是且恁地做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輔氏曰食欲飽居欲安人情之常也今食無求飽居無求

安則是志有在而不暇及此矣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謹於言者不敢盡

其所有餘也語錄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又曰言底易得多便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然猶不

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

矣語錄曰有許多功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功夫雖欲正亦徒然凡言道者皆謂事

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文集曰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

之○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

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

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語錄曰楊墨只是差些子其末流遂

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以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當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黃氏曰尹氏所謂篤志為不求安飽而言也所謂力行為敏事慎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之以集註不敢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為好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

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輔氏曰為貧所勝則氣隨以歉而為卑屈故多求而諂為富所勝則氣隨以盈

而為矜肆故有恃而驕

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

之外也

語錄曰無諂無驕此就貧富裏用功

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

辭也

語錄曰聖人只云可也蓋可也時便也得了只是比他樂與好禮者自分明爭一等

樂則心廣體胖而

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

語錄曰若為貧而樂與富而好禮便是不能超貧富了樂自不知有貧好禮自不知有富○輔氏曰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

實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

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

語錄曰問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之生產作業矣曰怕是如此聖人既說貨殖

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也是把貧與富煞當事了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

也

語錄曰子貢於此煞是用工夫了聖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於就貧富上說凡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闊在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

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或問切磋琢磨之別曰古之工事不可考也以今言之則治骨角者切以刀磋以鑪治玉石者琢以錐鑿而磨以沙石也大抵切琢成形磋磨入細以理觀之

古今當亦不相遠耳○真氏曰凡製物為器須切琢成形質了方可磋磨既切琢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

子貢自以無

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

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語錄曰所謂義理無窮者不是

說樂與好禮自是說切磋琢磨處精而益精爾○黃氏曰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為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

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諂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

有得而遽止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

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今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葉氏曰若淺看切磋琢磨之語不過形容樂與好禮勝於諂驕而已既止就此二事說如何下一往字一來字往者是只就貧富二事告之是所已言若切磋琢磨是統形容學問工夫義理無窮一節高一節一步闊一步此却是夫子未及說出所以謂之來者

○愚案此章問答其淺深

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

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

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語錄曰固

是要進然有第一步方可進第二步○陳氏曰若安於無諂無驕而不求進於樂與好禮固為自畫然諂驕未去而曰吾欲樂與好禮則是又未嘗切琢而專事磋磨未免為虛躐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

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輔氏曰尹氏說已得其意蓋人不知己其病在

人已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為己故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耳○葉氏曰所謂求在我者此正為己之學不係人之知不知也不能知人若為士而取友則便辟善柔便佞者反親之直諫多聞者反疎之若為君而擇臣則巧言令色逢君之惡者反見愛守正不阿責難正救者反見惡其所關豈不大哉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輔氏曰此訓政字之義若三章政謂法制禁令云者

則指政之實事而言之也

德之為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

語錄曰德是自家心下得

這箇道理如欲為忠而得其所以忠如欲為孝而得其所以孝○又曰凡人作好事只做得一件兩件亦只是勉強非是有得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

於此也○愚案舊說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今北辰北極天之樞也作得於心而不失不言身而言心心切於身也

**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

**也**或問北辰之為天樞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天南北

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

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語錄曰北辰乃天之北極天如水車

北辰乃軸處水車動而軸未嘗動○又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此子不動是

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

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簷子相似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心都

不動問極星動否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今人以管去窺

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

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語錄曰不是欲以德

全無所作為但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

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

歸之如眾星之共北極也○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然不為但以德則

自然感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輔氏曰不能以德為政而遽欲無為則是怠

惰弛廢而已以德為政則非不為也循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所謂法制禁

令固在其中矣

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

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舉其效而言之○蔡氏曰案集註凡三言無為非是

泊然無為也蓋為政以德人自不見其有為之迹耳

輔氏曰范氏正推演程子之意至於曰化

曰信曰成及御煩制動服眾云者則又併



性之正而已

語錄曰如正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淫等詩極不好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是士大夫

作一等刺詩只是閭巷小人作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悚然戒懼知得此心不可如此其所以如此者是知心之放所以讀詩者便思無邪也此詩之功用如此○又曰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若好善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胡氏曰因詩之言善而善心有所感發因詩之言惡而逸志有所懲創非作詩者乃讀詩者也或以為三百篇之詩其詞旨皆出於思慮之正雖淫奔之詩亦以為刺奔者而

作由此章之義不明故也蓋好善惡惡人之至情為善而發於歌詠則令聞益彰為惡而發於歌詠則遺臭益遠所以讀詩者因詩之善惡而有感發懲創之心也

然其言微婉

輔氏曰微謂隱微婉謂委曲蓋詩人作詩主於諷詠規諫故其言不直截說破而常有隱微委曲之意如凱風

言孝但以自責而已不直言孝之當如何也北門言忠但以自歎而已不直言忠之當如何也餘皆可以類推

且或各因一事

而發

語錄曰如淫奔之詩只刺淫奔之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

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

若此之明且盡者

語錄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耳唯此一語舉全體言之○又曰只是說思無邪一語

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黃氏曰直指則非微婉矣全體則非一事矣直指故明全體故盡就人心之思而言其無邪故曰直指全

體

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

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黃氏曰三百篇之詩亦多矣而一言足以盡蓋其義辭約而理盡也 ○程

子曰思無邪者誠也

語錄曰程子非是不會說只着此二字不可不深思大凡看文字這般所在須教看得出思無

邪誠也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豪髮之不正世人固有修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純正惟至於思亦無邪斯可謂之誠○輔氏曰誠者天所賦於人之實理在人則謂之實心即所謂全體也惟無一思之邪則是心無間斷無虧闕而可謂之誠矣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

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輔氏曰知要則便從要處

處做去則所知所行漸漸充拓開去自然能盡博此與博聞之博異博聞是從聞上說去此是從行上說去先博聞然後能知要守約能知要守約然後能盡博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

輔氏曰前章道下乘之國以道為治者指為治者之意思而言也此以道為引導者言以政與

德引導乎民爾音雖同而義則異不可互也

政謂法制禁令也

輔氏曰法制禁令者皆為政之具也齊所

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

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

心未嘗是也

語錄曰道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

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

輔氏曰制度品節謂五禮之秩○胡氏曰品者尊卑高下之差節者界限等級之分

格至

也語錄曰至是真箇有到處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

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

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

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

語錄曰淺深厚薄之不一本謂其間

資稟信向不齊如此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向底亦有太過底故齊一之以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又曰觀感得深而厚者固好若其淺而薄者須是有禮以齊之則民將視吾之禮必恥於不善而至於善矣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

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

胡氏曰政者為治之

具治之所不能無也刑者輔治之法刑以助政之所不及也

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

禮之本也

輔氏曰禮即德之一端然以制度品節言之則與德有內外之辨本末之分也

此其相為終始

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

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

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輔氏曰政刑德禮之用雖有本末先後而實相終始不可偏廢而德禮必以效言者

又當要之以久也責其應於一日之間蓋有不如政刑齊其迹之速者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

陳氏曰古者八歲入小學至十五而後入大學

心之所之謂之

志

或問志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語錄曰如人要向箇所在處便是志○陳氏曰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

此所

謂學即大學之道也

或問大學之道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說具于大學之篇矣

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語錄曰志學字最有力須是意念常在於學方

得○又曰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于學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當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

親便從孝上去直做教徹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語錄曰立是心自定了事物不能動搖然猶

是守住○又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着了○又曰志方是趨向恁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志盡矣無用志了○問恐未有不惑

而能守者曰此有三節自志學至於立是知所向而大綱把捉得定守之事也

不惑是就把捉裏面理會得知之事也於此則能進自不惑至耳順是知之極

也不踰矩是不待守而自固者守之極也○陳氏曰謂有以自立於斯道之中

已踐及實地而卓然無所跛倚所守者固而不為事物搖奪如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至是則物格知至而意

誠心正身脩蓋已實得之在已而無所事乎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矣

語錄曰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又曰不惑則見得事自如此更不用守○陳氏曰凡於事事物物之所當然大如君當止仁臣當

止敬父當止慈子當止孝之類小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視當思明聽當思聰

之類皆洞識其綱條品節之實而一無所疑至此則豁然如大明中觀萬象所

知者益明而無

所事乎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

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語錄曰天命處

未消說在人之性且說是賦與萬物乃是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須知父子只是一箇人慈孝是天之所以與我者○又曰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上須知他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又曰問如何是所以當然之故曰如孝親弟長此當然之事推其所以然處因甚如此○黃氏曰天命者天以其所做底道理而命與人如雨露天之仁霜雪天之義天底道理如此命與人亦如此只是自人觀之便且見得仁義是我所當然久之純熟精到方知得我所做底與天所命一同○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豈專以理言而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如君之所以當仁臣之所以當敬父之所以當慈子之所以當孝坐之所以當如尸立之所以當如齊視之所以當思明聽之所以當思聰之類皆天之命我而非人之所為者吾皆知其根原所自來無復遁情至此則所知者又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以言之矣

###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語錄曰耳順是不思

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陳氏曰聲纔入心即通是非判然更不待少致思而後得其理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與外有相扞格違逆

而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侮自伐之義是其順之證也至此則所知者又至熟而絕無人力矣即中庸所謂不思而得處也○輔氏曰所知至極而精熟徹表徹裏故聲纔入心便通其貫通神速之妙不假思惟而自得之也○胡氏曰耳之所聽非用力之地一有聽聞而是非可否豪髮不能隱遁不待思惟而了然於胃次此知之至也

###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

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

語錄曰左來右去盡是這天理

○陳氏曰至此則心體瑩徹純是天理渾為一物凡日用間隨吾意欲之所之皆莫非天理大用流行而自不越乎法度之外所謂道心常為此身之主而人心一聽命矣即中庸所謂不勉而中地位也○輔氏曰至此則心體渾淪全是義理無查滓可化無表裏可言動容周旋從容中禮喜怒哀樂自然中節凡所動為皆隨心之所欲而莫非準繩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

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

或問程子於知命直以窮理盡

性言之何也曰程子以理性命初非二物而有是言耳夫三者固非二物然隨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小分別蓋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者而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理者而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次階級之可言然其言之先後則亦不能無眇忽之間也

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

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

成章而後達耳

輔氏曰章謂文章著見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胡氏曰聖人之教

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

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

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月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

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

律而身為度矣

語錄曰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許多說話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

失了日用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可惜只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小皆要此心為之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黃氏曰聖人身便是度不是以我身做箇權度去教人也○輔氏曰一疵不存謂德性純粹萬理明盡謂心體昭融學至於聖人則查滓化盡體用一源心即是體欲即是用體即是道用即是義聲即天地中和之聲自然可以為律身即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以為度也○甫田黃氏曰心體欲用道義皆一也以其渾然在內如有所立而言則曰體以其由體而發於外萬變不窮則曰用道便是言所以具是而有是體者義是言所以隨事而當於用者人惟心有所放則雖有是心而非其本然之體非本然之體則非道矣欲有所私則雖未嘗無用而非其本然之用非本然之用則非義矣故學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心即其體欲即其用體即其道用即其義乃言功夫到此各得其本則也

又曰聖人言此二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

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

而廢也

輔氏曰學者之病二曰亟曰怠而已方其亟也則務強探力取躐等而進及其怠也則又先獲效計功半途而止二者皆由等級不明私意橫出反復相因此所以終不能有所成也今聖人為之明著其次序而又以身處之使學者知夫聖人之學猶且循序而進有始有卒如此吾其可亟乎吾其可怠乎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於義理之中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於緝熙之地而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愚謂聖人

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

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

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

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

語錄曰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必亦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覺見有進

處故如此說○黃氏曰聖人生知安行之資固無待於學而其為學也亦何待於十年十五年而後一進邪曰天下之理惟其知之深言之篤而後好之切常人之所以不切於好學者以其不知夫學之味也聖人生知安行有見夫義理之在人不可啻如飢食渴飲之急則夫知而必學學而必好者此其所以為聖人也十年十五年而後一進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不敢自信必其反覆參驗有以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焉說者以為聖人立法

謙辭以勉人則聖人皆是架空虛誕之辭豈聖人正大之心哉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辭而又以獨覺其進為說亦可見矣○輔氏曰聖人生知安行豈有積累之漸今乃云然則知聖人之意必有為也故程子以為勉進後人為學者立法耳雖是如此然却不是心實自聖謂已自不消如此說姑為學者設此言故集註於章末

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輔氏

曰事物各有箇當然之道理不可違背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

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

之令為孝故語樊遲發之

輔氏曰夫子但言無違而已自非善學通倫類豈能知其為不違於理也

懿子既不能問則將執此二字不顧義理唯親意之是徇唯親令之是從既陷其親於不義而又陷其身於不孝矣樊遲則知學者其必能問而辨之故夫子特語之以發其問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輔氏曰理則指

前所謂不違於理之理言也禮則生事葬祭之禮是先王據事物之理品節以成文使天下之人行之者也初言無違只是統言不可違背道理而已後舉生事葬祭而言則先王既有定制矣故直言以禮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

苟其尊親也至矣黃氏曰若不合禮便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便是違悖理義○陳氏曰須熟究以禮事其親之正

意始終一以禮事其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為以禮事其親其中節文纖悉委曲多少事皆不可以不講也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

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或問三家僭禮其有考乎曰三家殯而設撥則其葬也僭而不以禮矣祭而歌

雍則其祭也僭而不以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彼為是者其心豈不以為是足以尊榮其親而為莫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豈務為險語以中人之隱而脅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而適焉爾嗚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歟○語錄曰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他人說得只就一人面上做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語孟氏不可不知也○蔡氏曰違禮亦多端有苟且事親而違禮者有因儉事親而違禮者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者何可勝數詳味無違一語渾然皆涵蓄於其中其真聖人之言歟○胡氏

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

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

得為者而已矣語錄曰為其所得為只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然此

向在人看如何孔子當初就三家僭禮上說較精彩在三家身上又切當初却未有胡氏說底意思就今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

般人牽於私意却不合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

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

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

以為孝乎

愚謂集註下一凡字蓋不獨謹疾而已

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

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語錄

曰前說佳後說只說得一截蓋只照管得不義不曾照管得疾了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

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

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

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絕

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敬者之罪也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

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

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

之也

輔氏曰胡氏發明至明切且養則不必乎敬敬則必不至於不能養也但以能養為孝則亦易流於不敬私愛或勝而正理失禮法不足而瀆

嫚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記曰仁人事親如事天則事親其可徒愛而不知敬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語錄曰人子胃中纔有些子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

所以愛親之色為難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

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

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

奉養未足為孝也黃氏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為難者色非可以強為也非其真有深愛存乎心惟

恐一豪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貌見於面顏哉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

胡氏曰舊說添承順父母四字於本文之首不若專以孝子之容色為言則為依文解義而意味轉深長也○程子曰告懿

子告眾人者也對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

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

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輔氏曰告懿子為告眾人

之言蓋以其所包者廣正集註所謂語意渾然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是也武伯之事於經傳雖無所見然即其論武則非有柔嘉之德者亦可見也子游之資

近簡率觀其論子夏門人及喪致乎哀而止皆有簡略節文之意則其於敬恐或有未至者子夏之資近質直觀其論友所謂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及孟子

論北宮黜似子夏之說則能直義而少溫潤之色政恐其未免有之才之高下以資稟言其失則就所行上言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

受而無問難也語錄曰是顏子於孔子說話都曉得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

請問之時語錄曰私字儘闊與中庸謹獨之獨同發謂發明所言之理語錄曰是聽得

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愚聞之師曰李氏名侗延平人朱子之師也顏子深潛淳

**粹**

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宏淳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也

**其於聖人體段已具**

語錄曰問體段

二字只是言箇模樣否曰然○莆田黃氏曰具體段只是聖人所知所到處顏子亦皆能知能到也而微則比聖人猶有些充拓未盡處耳

**其聞**

**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

語錄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

本至條目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又曰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問心融恐是功深力到曰固是亦是天資高顏子自是鄰於生知者也○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說而自喻其意心融是不待思惟而自與之為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中踐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吾心目之間也

**故終日言**

**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

**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

語錄曰集註已說得分明蓋與之言

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而觀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

**坦然由之而無疑**

語錄曰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陳氏曰只是見得此理明甚坦然平步進去更無阻礙耳○莆田黃氏曰坦然是直截在前無疑礙之意

**知其不愚也**

陳氏曰延平發得固明白亦須自體認得灑落方見趣味蓋聖人言語皆從大本中流出雖一言半句若常談而莫

非妙道精義所形見他人聞之只如平常豈曾識破顏子工夫至到見識明睿其於夫子之言耳纔聞得口不待說而心中了了如冰之融釋隨入隨化此理洞然呈露自成條理不復疑礙所以雖終日言而意旨相契不相違背此於聖人耳順地位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語錄曰大綱且看這一箇人是為善

底人是為惡底人○黃氏曰兼君子小人而視之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

**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

語錄曰若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

以為已事所當然無所為而為之是乃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則  
是其所從來處己不善了○黃氏曰前之為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  
也○胡氏曰有名為君子而意實不然者故又觀其意之所從來

為者也

語錄曰行其所為只是就事上子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只就他心術上看

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所樂者不

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語錄曰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

與不樂安是中心樂於為善自無厭倦之意則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  
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又曰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  
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  
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黃  
氏曰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察其所由之善而  
欲知其安不安也○陳氏曰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

人為度哉人為度哉

焉於度反度所留反

焉何也度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

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蔡氏曰此章不惟可以知人亦當以此自考如吾之

所為者雖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果有未善否乎所由者雖善而心之所樂者果  
有不在於是是否乎以其觀人者反以自觀以其察人者反以自察庶乎可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

黃氏曰溫故謂昔所已知者今復溫繹也知新

謂昔所未知者今則通曉也溫故者學之篤知新者識之明

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

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

語錄曰道理只這一箇道理只

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又曰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  
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着幾箇人來問只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  
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非可以淺近求亦非可以苟  
簡得也然天下事物之理具於人心其纖微曲折粲然而甚明人心之靈通乎  
事物者其纖微曲折亦炯然而不昧然人之生也未免於氣稟之昏物欲之雜  
其於學也往往先得其粗而不能盡究其纖微先舉其略而不能盡通其曲折

小有所得而遽止焉則亦不過於小有所見若夫加溫習之功而每有新益焉則非用功之深不能也故學者必當盡用其心實用其力學之博則倫類無不通思之精則淵微無不照體之實則切近而易知積之久則純熟而易辨能如此則其溫故也蓋不容以自已其知新也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

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語錄曰若溫習舊聞則義理日通無有窮已若

記問之學雖是記得多雖是讀得久雖是千卷萬卷只有千卷萬卷未有不窮○又曰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只緣這箇死殺了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又曰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只說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十事便說十一事不出所以不足爲人師○黃氏曰記問之學所謂學而不思者也學於人而不思則所學不在我而無得於心也因其所聞見而有得則所知有限而其應易窮也○永嘉陳氏曰於溫故中知識又長一格乃不竭矣此與記問之學正相反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黃氏曰以物而言舟不可以爲車之類是也以人而論優於趙魏老

不可爲滕薛大夫之類是也 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

一才一藝而已

語錄曰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元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徧子貢瑚璉只在廟中可用移去別處使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喫菜根底人邦有道出來以做一事不得邦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黃氏曰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蓋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具是性以生則萬事萬物之理無一不具於此性之中顧爲氣質所拘物欲所蔽故偏暗而不通耳惟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使天下之理無不明無不實則心之全體無所不具而措之於用者宜其無不周也又豈可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

言之於既行之後周氏名孚先毗陵人○輔氏曰行之於未言之前則其行專而力言之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而信

正君子進德修業之道也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

**告之以此**  
語錄曰只為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又曰此為子貢而發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明之無有說不出之理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輔氏曰比必二反此處偶失音當添入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

**私耳**  
語錄曰周者大而徧之義比便小所謂兩兩相比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又曰周是徧人前背後都如此心都一般不偏滯在一箇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是周徧如這一箇人合當如何待那一箇人又合如何待自家只看理無輕重厚薄便是周徧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周是無所不比也如為臣則忠為子却不能孝便是徧比不周徧只知有君而不知有親○又曰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邊○又曰君子小人皆是與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

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我善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又曰君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厚薄但意思自是

公 ○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

**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豪釐之差耳**  
語錄曰問豪釐之差曰君子也

是如此親愛小人也如此親愛君子公小人私○輔氏曰君子小人所為善惡相反真不啻如陰陽晝夜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公即是理私即是欲其所差直豪釐而已

**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

**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語錄曰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與人

交際之始於此審決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失了便着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須着如此方得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或問既曰昏且

危矣而又繫以無得不安之說不已贅乎曰罔者其心昏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即之安此固兼夫內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夫罔殆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危以心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黃氏曰昏而無得危而不安合心與理

而言心昏而於理無得心危而於理不安○輔氏曰學之義廣矣雖不專謂習其事然此之謂學則指習事而言耳徒學而不求諸心則內外不協外雖勉強而中無意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不習其事則理事為二理雖若有所得事則扞格而無可即之安故危而不安○胡氏曰學之一字前既以效為言矣然專言之則思在其中程子以時習為時復思繹是也分言之則思自為思後章所謂思不如學是也此章思與學對說故學但為習其事然不能思則不明於心未免於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故昏而無得至於思者專求於心而未見於行事則身與事不能帖泰故危而不安要必兼二者而後可也○程子

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語錄曰凡

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纔效其所為便有行意○輔氏曰此學字却不專主於習其事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輔氏曰此周禮冬官所謂

攻木之工攻木之工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輔氏曰物必有

端有末端為始末為終單言端則可以該其末矣故常言一事一件皆謂之一端異端謂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為一件道理也楊氏以為我為義而非聖人之

所謂義墨氏以兼愛為仁而非聖人之所謂仁此其所以為異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

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語錄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之便略去理會他

痛却得也是自眼目高方得他○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

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

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語錄曰問為我兼愛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又却甚焉曰楊

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問佛氏所以差曰從他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又曰楊墨為我兼愛做來也淡却不能惑人只為釋氏最能惑人初見他說出來自有道理從他說愈深愈是害人○問何以言佛而不言老子曰老便只是楊氏

也女音○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

也女音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人子路好勇蓋有彊其所

不知以為知者語錄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和那箇知處也不知了故夫

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

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

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輔氏曰已所不知而強以為知則自欺也豈得謂知若夫知

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是於事理雖有不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

知之理乎蔡氏曰集註發出求知一節且使人不安於其所不知然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畫而經意方備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

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呂氏名大臨藍田人○黃氏曰言有未曉故疑而未

敢信行則無疑矣而察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

出者也語錄曰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

人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

者守之約語錄曰此章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其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

也將做是了既能闕其疑殆而不能謹言行其餘則必有尤悔○輔氏曰學不博則無以致詳擇不精則無以知要守不約則無以自得此又為學始終之序

○蔡氏曰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三語已極明切但人皆知擇精守約之為重而於多聞多見者或輕易讀過殊不知此亦正是學者要緊用功處聖人所以

好古敏求多聞擇善多見而識者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陋亦且何所據以為擇精守約之地邪凡言在其中者

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語錄曰如耕也餒在其中耕何嘗要求餒而自

自有祿在其中又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本只是相為隱言此以救子  
何嘗理會直然直却亦自在其中如此等類皆當如此看  
 張之失而進之也語錄曰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了他干字  
 ○程子曰

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  
 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

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  
 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語錄曰修天爵而人爵自至說得重了此

章重處只在言行若言行能謹便自帶得祿來○輔氏曰聖人之言理而已矣  
 謹言行而得祿理之常也其或不然則理之變也君子處順而安常不計利以  
 為善亦惟其理所當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  
 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

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輔氏曰義者天理之

所宜而人心之所同得者也合於義則上當天理下愜人心民焉有不服者哉  
 ○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

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  
 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

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語錄曰若不居敬如何窮理如何識人為舉直錯枉之本○又曰須是居敬窮理自

做工夫方解照得人破若心不在焉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以枉為直以直為枉矣○陳氏曰好惡情也好直而惡枉則情之由性而發者也不可無辨謝氏居敬窮理之云乃因而及之其實此二者聖學之要訣大有工夫在未可以易視之○輔氏曰居敬者窮理之本窮理者居敬之效二者蓋互相發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

語錄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件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已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

○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而然者矣

輔氏曰聖人之言與事凡若此者皆當以此說例之雖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國平天下亦不過如此而已豈有謀利計功之心於其先哉○葉氏曰張氏謂此乃在上當為之事非因欲彼而後為此欲彼而為此則或作或輟一暴十寒非感人動物之誠也○愚謂是數者皆上之人所當為不可有責效於下之心也一有責效之心則本原之地虧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愚謂聖人未嘗不仕惟定

公初年季氏彊僭陽虎作亂聖人退而修詩書禮樂故知其為是時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

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

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

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

語錄曰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緣下面有箇是亦為政故知不是國政又云在我

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豈不行於一家

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

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或問聖人未嘗忘天下今不為政而其言

如此將不為獨善之私邪曰聖人未嘗不欲仕而亦不求仕也況定公之初陽虎用事又非可仕之時乎然此意有難以告或人者故特告之以此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輓五兮反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

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黃氏曰車譬則

事也輓軌之譬則信也大車小車無輓軌則不行大事小事無信則不行也欺罔不實人不吾信其何以行之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陸氏名元朗唐蘇州人○王者易姓受命為一

世胡氏曰世有以三十年為一世者必世後仁是也子張問自此以

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馬氏名融東漢

扶風人愚案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

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語錄曰忠只是

渾然誠確質與文對質便自有文了但文未盛比之文則此箇質耳○又口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于文采文則就制度上

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之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

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又曰質朴則未有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語錄曰問三正之建不同曰天開於子

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地關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子始有

天故曰天正至丑始有地故曰地正至寅始有人故曰人正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

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

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

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

十世而已乎

語錄曰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變更

○又曰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暖暖甚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

○又曰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損其有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得來自是恰好不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得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盡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要是大勢不得不出此但這綱常自要壞滅不得

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

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

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

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

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

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

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

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輔氏曰胡氏說尤得聖人之意蓋時雖有古今之異而理則一而已矣不言三綱五

常而但言禮與天敘天秩者蓋三綱五常即天敘之典天秩之禮也至所謂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尤更發明得所因所損益之義分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

語錄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上

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士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皆所謂非其鬼也

○問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問土地山川

通志堂

通志堂

之神人家所在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問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若是無人祭只得為他祭○永嘉陳氏曰今世淫祀若浮屠老子之類皆係非鬼之數若先聖先師則所當祭而祭者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胡氏曰義者事之宜也不知則已既知之矣猶不能為志不能勝氣也故以為無勇

**諂求媚也**

**論語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二**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

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威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為三氏也

佾舞

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

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或問有謂通以八人為佾者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有佾少而

人多如此哉○胡氏曰每佾人數本春秋左氏傳文人如佾數本杜預註文每佾八人疏所引服虔之說也

季氏以太夫而

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

可忍為

語錄曰為人臣子只有一箇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豪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偷尚忍為之則

是已絕滅天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為之矣

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語錄

曰問後說恐未安聖人氣象似不如此暴露曰聖人亦自有大段耐耐人處如孔子作春秋亦大段耐耐忍不得處○愚謂忍之一字有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也有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義皆通而敢忍之說為長故集註以容忍之說居後

○范氏曰樂舞

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豪

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

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

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

乎

黃氏曰范氏說忍字義似主後說而反在謝氏曰說之前豈以范氏所言降殺以兩乃全章之意而謝氏特為是可忍也一句而發邪○輔氏曰謝

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極其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容已者○愚謂范氏就制度

上說故以容忍為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為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為之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

胡氏曰三家皆魯威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

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為孟者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詳見疏文至杜預作公子譜則云仲慶父弑君故改為孟恐或然也

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

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

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

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

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語錄曰天子宗廟之

祭歌舞雍詩以徹其俎今三家亦歌此以祭聖人但舉雍詩之辭以譏之曰○  
汝之祭亦有諸侯之助乎亦有天子穆穆深遠之容乎既無此事奚用此詩○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

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

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

之語錄曰當初成王不賜伯禽不受則後人雖欲僭亦無樣子他也做不成○  
胡氏曰案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

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又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  
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又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魯用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以是知非特三家之  
僭魯亦僭矣程子所以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君臣

上下之分於豪釐間如天地之不可易今也祀于周公之廟而倒行逆施如此  
豈非周公之衰乎是亦程子之意也○真氏曰無父母則無此身我因父母而

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無君上則無此爵位我因君而有此  
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

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語錄曰人既不仁直是與那禮樂不  
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在

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自與禮樂不相  
干○又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奈那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

人便行得若不仁者與禮樂自不相關了安得為之用○又曰禮樂不為之用  
也是不為我使我使他不得雖玉帛交錯不足以為禮雖鐘鼓鏗鏘不足以為

樂雖有禮而非禮雖有樂而非樂○輔氏曰仁者心之德不仁則心無其  
德矣無德則雖謂之心亡可也心亡則無以管攝眾理故無如禮樂何也○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語錄

曰仁只是正當底道理○又曰程子說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者本心之全  
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

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黃氏曰集註置游氏說於前置程  
子說於後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故游氏人心亡矣於仁字之義最親

切仁心亡則無適而可不但無序不和而已程子正理之云則於仁字之訓為  
稍緩無序不和固切於如禮樂何之義然人心亡則又將無所不至也○又曰

將正理字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輔氏曰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  
獨以仁言者蓋謂專言之而包四者之仁也失其正理則自然無序而不和無

序則無禮不和則無樂○陳氏曰仁者此心天理之全體也程子正理之說雖寬而實切却見得仁與禮樂相關甚密處然須更兼游氏人心之說乃圓所以集註並

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言之

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李氏名郁昭武人○語錄曰問游氏言心程子主理

李氏謂待人而後行蓋惡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在乎人也曰得之○輔氏曰此章之意正指鐘鼓玉帛而言故以李氏說斷之○又曰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而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在內者李氏專指禮樂之用在外者三說備然後體用全內外備仁與禮樂相資以行之義可見矣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

語錄曰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

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語錄曰禮之全體兼文質本末言之問後面只以質為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易治也子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語錄曰易字訓

治不是慢易簡易之易若是慢易簡易之易聖人便直道不好了如何更下得與其字只此可見○又曰治田者須是經犁經耙治得無窒礙方可言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則哀戚必不能盡○又曰易只是習得來熟似歡喜去做做得來手輕脚快都無那惻怛不忍底意思

禮貴得中

語錄曰品節斯之謂禮

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

質二者皆未合禮輔氏曰二者一過一不及皆未合乎理之中然凡物之理必先有

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輔氏曰無其質則文安所施以是觀之則質乃禮之本也

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

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

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

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

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

誠故為禮之本輔氏曰祭與喪皆禮也而與其不若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宜故引之為說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流於末者此常情之弊也物事也禮而儉則是事之未有文飾也喪而戚則是心之誠實自然也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

始諸飲食故汗尊而坏飲為之簠簋豆罍爵之飾

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

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

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

之而告之以此輔氏曰范氏止以祭為禮其說未全故又取楊氏說以足坏飲此禮之始而儉也為之簠簋豆罍爵之數所以飾之而已喪之初若徑情而直行則毀或至於滅性此喪之始而戚也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而已此儉與戚所以為禮與喪之本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

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謂禮之初也

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

後說以儉戚為本而又引禮始諸飲食以證之矣然大哉問之下有曰得其本

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以又指性而言何也禮之初始於儉與戚苟得儉戚

之理則質與文實與華皆在其中蓋文之與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

末末固具於本矣集註之說蓋本諸此而其意則因大

哉之言而發以全體之具而見問之大非指性而言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語錄曰問程子似責在下者陷於無君之罪尹氏似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愚謂祭山曰旅周禮大宗伯旅四望鄭云泰山山名在魯

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語錄曰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季

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

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

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輔氏曰有是理

則有是神有是神則享是禮神者禮之主也豈享非禮之祭哉故夫子言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寧享非禮之祭蓋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聖人之言廣大流通○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

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

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

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輔氏曰聖人以人待人不

逆人以爲不能而輕棄之盡已之心述事之宜而順導之能不能雖在彼而教誨之道則未嘗不行乎其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飲去聲

揖遜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胡氏曰大射之

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

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

俟眾耦皆降

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也

勝者乃

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胡氏曰司射命設豐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奠于上勝者不勝者出揖

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坐取豐上之觶興立卒觶坐奠于豐下與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取觶立飲也

言君子恭

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

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

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的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真無所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鍊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

或問此詩蓋衛風碩人之篇素以為絢兮云者夫子刪而去之也曰刪詩者去其不合於義理者耳今此章之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又不應因刪此句而并及他章例損一句以取齊也豈不可知其為何詩矣

好口輔也

愚案服虔云輔上頰車也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 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

畫之質也

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

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後素

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

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

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

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語錄曰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是無以發揮於外一番

說起則一番精神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

知學故皆可與言詩輔氏曰子貢因論好禮與樂之學而知切磋琢磨之詩而

質為先故皆可與言詩也○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

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

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

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

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

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輔氏曰楊氏說最明切讀書者不可泥於章句之下而學詩者尤貴有得於言意之表不然則局於章句訓詁而詩之教益於人者鮮矣固如高叟之固相長則是學學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

代之禮我能言之黃氏曰夫子所謂能言不但能言其制作之意其制度文為之實迹必有可以一二數者矣○胡氏曰夏

商之禮夫子能言之者併其本數末度皆能言之也而二國不足取以

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胡氏曰所謂文獻不足非典籍與賢者全不可考也特有闕耳文獻

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輔氏曰典籍所以載是禮而賢者又禮之所從出典籍不

足則無以考驗其事實賢者不足則無以質問其得失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

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

之也

伯循名匡唐河東人○或問禘禮之說獨取趙氏何也曰先儒以禘為合祭於太廟上及其祖之所自出而下及毀廟未毀廟之主祫則各祭

於太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祫之為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此說最為得之而其具於春秋纂例者詳矣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

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

公配之然非禮矣

語錄曰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灌

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或問鬱鬯曰禮家以為釀秬為

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鬯也○輔氏曰郊特牲謂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鬯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

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凡祭謹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蓋周之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其血骨合之黍稷實於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

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

語錄曰方灌時

誠意在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

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輔氏曰僭

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王祭者切已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蓋聖人於人既往之失常有覆護之意而於人方起之病常有拯救之心此乃天地之心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

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

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釋之以見此二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

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

語錄曰所禘者無廟無主便見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窮已○黃氏曰祀先

之禮無非報本也無非追遠也子孫不敢忘其所自來而祀以報之是謂報本思其祖父七矣遠矣不可復見矣而追以祀之是謂追遠報本追遠而至於及其祖之所自出是其用意甚深而非淺近之思也然此豈私意常情之所可及哉根於天理之自然者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者謂之孝真實無妄者謂之誠主一無適者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為祭者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者莫能知莫能行也○輔氏曰仁者孝之本孝者仁之發誠者敬之體敬者誠之用仁孝誠敬有所未至則豈足以知禘禮為聖人報本追遠之極致哉○蔡氏曰禘是報本中又報本追遠中又追遠者如祖考與吾之身心未相遼絕祭祀之理固自易通至於祭始祖已甚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苟非察理精微而仁

孝誠敬之至安能與於此哉○真氏曰禘者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祭祀之禮遠及於始祖之所自出無乃太遠乎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榦自榦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及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人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又曰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  
而不王不禘之法又

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

輔氏曰禮不王不禘而魯僭為之是當為之諱也傳曰諱國惡

禮也或以其意之或怠而不欲觀或以其義之難知而不欲鑿其大意則皆為魯諱也

示與視同指其掌弟

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

輔氏曰言如視此掌

之明白而容易也

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

下不難矣

語錄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豈有外於此○陳氏曰此是最大節目難明

處既有以明之則其他無有不可明者矣最疎遠難格處既有以格之則其他無有不可格者矣所以於治天下不難也亦猶至誠感神矧茲有苗之意輔氏曰推報本之理至於始祖所自出之帝則理無不明矣推追遠之誠至於始祖所自出之帝則誠無不格矣理無不明則心盡而無一理之或蔽誠無不格則性存而無一誠之不通由是以治天下何難之有哉 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

神主於敬語錄曰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陵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又曰祭神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 愚

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語錄曰此是孔子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誠以交鬼神也○黃氏曰祭先祭神固主於孝敬然其祭之也真如見其在焉此足以見其盡孝敬之誠也集註以誠意二字發程子之所不及其義精矣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

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

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語錄曰聖人萬一有故而不得與祭雖使人代之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固無不可然我這裏自欠少了故如不祭○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已既不克與而時又不可失則必使他人攝之然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與未嘗祭等也此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

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

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

虛也語錄曰誠者實也有誠則萬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又曰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其上如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

○又曰鬼神之神即此

通志堂

論語集疏卷三

上

通志堂

通志堂

心之理○問恐是自心裏以為有便有以為無便無曰若只據自家以為有便有無便無如此却是私意了這箇乃是自家欠了他底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誠意却不達於彼便如不曾祭相似○輔氏曰郊廟所以極言乎外神與先祖也○又曰非言凡禮皆虛也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意言也雖使人攝祭而不得自致其如在之誠則雖已祭如未嘗祭是誠為實禮為虛也○胡氏曰祭先之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之遺也祭神之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愚謂范氏語意是說有此誠時方始有此神若無此誠即并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陔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或問祀竈之禮何所據曰月令夏三月其

祀竈而鄭註云爾也蓋凡祭五祀戶竈門行雷皆先設席於奧而設主奠俎於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於奧而孔疏以為逸禮中雷之文蓋唐猶有其書而今亡之也○語錄曰問五祀皆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曰譬如祭竈初設主於竈陔陔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凡五祀皆然○問祀竈以誰為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如墓祭則以家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問竈可祭否曰人家飲食所繫亦可祭○又曰竈陔想見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愚謂五祀先設主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再迎尸而祭於堂奧尊之也只祭於其所而不祭於奧則近於褻祭於奧而不祭於其所則恐奧非神所常棲之地未必來享故兩祭之以盡其求神之道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

事胡氏曰五祀皆於祭俎之後設饌于奧故云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不如奧而夏祭主之故云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也喻自

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語錄曰賈庸俗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須亦聞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

語錄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又曰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

是天

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

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

故尊而無對

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

乎

語錄曰天下之至尊至大者莫如這箇道理若是違此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

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

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

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

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真氏曰使賈知此意則必

惕然自省平日所為咈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以招禍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此所以為聖人之言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

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

文而從之

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

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而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

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鄒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

或問何以

知其為始仕時曰以所稱鄒人之子者觀之則其為少賤之時無疑矣

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

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

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

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



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陳氏曰此章須於聖人敬謹之

至處玩聖人氣象○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所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者聖人前此未之見安得而盡知之若已經講論討究知禮之器物與夫登降拜跪之節及今方見之亦須復問然後為審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

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

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

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語錄曰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主於觀德却不全是裸

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由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爾○黃氏曰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則古人射但求其中鵠而已雖矢不沒而墜於地亦不害其為中也曰如此則古人之射但為文具而已乎曰非也射者固所以觀德而亦所以禦侮也男子之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則射者凡人之皆有事焉者

也射於百步之外而力足以至之亦豈非力哉不主於皮亦未嘗以貫革為非也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若主於貫革則惟有力者可與於射而無力者不得與則世之善射者亦寡矣不主於貫革則人人皆可射其強有力者足以貫革其力不足者雖不能貫革於百步之外亦豈不能貫革於數十步之內哉如是則不惟足以觀德而亦可以禦侮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

息正此謂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

歎之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則射主貫革二者固各有所宜然貫革之射可暫而不可常武王之事是也此可見聖人之仁心周衰禮廢列國兵爭貫革之射遂將習以為常此夫子所以嘆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

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

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

而行之

語錄曰特羊乃專特之特非牛也特牲用特皆是特用一牛非指特為牛也○輔氏曰諸侯受天子所頒之朔而藏於祖廟所以敬天子

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所以敬先祖也

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

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

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

孔子所以惜之

語錄曰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

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楊氏曰告

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

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

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

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

也

黃氏名祖舜三山人○愚謂禮只是儀節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如此等處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為諂爾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

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

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

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或問呂氏之說曰呂氏以君臣各盡其道而言之正也尹氏則為君而言之爾

若為臣而言則曰君之使臣雖不以禮而臣之事君亦豈可以不忠也哉○語錄曰尹氏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愚謂呂氏患不忠之說所以明君臣當各盡其分而不可有交相責之意也尹氏以則字介乎其間似若舉一而廢一然夫子之言因定公而發恐亦有此意專以警為君者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

輔氏曰失其正以理言也害於和以氣言也○黃氏曰樂

氣及量衰氣鬱盈而過則濫溢故淫鬱而深則哀怨故傷發於天理之公則盈而不淫鬱而不傷發於人欲之私則淫而傷矣

關雎之詩

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

也語錄曰憂止於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琴瑟鍾鼓是不淫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是得性情之正○問詩人之性情如此抑詩

之辭意如此曰也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辭氣聲音○輔氏曰哀樂情之發也心不宰焉則流於傷與淫而不自知矣關雎之詩感於性發於情而宰於心者也其形於聲詩播諸音樂皆得其和且正焉故學者能玩其辭審其音則可以識其性情之正後世音雖不傳學者能玩其辭而有得焉則詩之教猶為不廢也

○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情性玩其詞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情性難知聲音不傳惟詞語可以玩味耳詩集傳以關雎為宮中人所作蓋其欲得賢妃以配文王方其未得也寤寐反側以致其憂思之深矣然未至於悲怨則不傷也及其得之也琴瑟鍾鼓以宣其和樂之至矣然未至於沈湎則不淫也因其詞語即可以知其情性至於播於長言被之箎弦則聲音亦可以略見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

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語錄曰問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

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輔氏曰此註疏說也孔安國註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所宜之木孔穎達正義云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謂用其木以為社主而朱子又嘗取沙隨程氏說云古者社以木為主今以石為主非古也愚案以石易木不知其所從始然地道啟樹則植木為主宜也想後世以木有榮枯故易用石耳○胡氏曰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此章之解因周制而知夏商之亦然也

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

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輔氏曰書甘誓云弗用命戮於社蓋古者建國宗廟在左社稷在右

左陽也右陰也陰主殺行軍則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輔氏曰微子之不諫商紂百里奚之不諫虞公近之

蓋知其勢之不能已諫之終無益也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

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

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

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

之輔氏曰莊子書有櫟社漢書有粉榆社皆是以木名社也後既易之以石則不復名之矣○又曰宰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齷齪

於妄者或不能免大凡己所未曉之事而妄言以語人不惟無益而失已欺人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又況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威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

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

德以致主於王道語錄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

施設處說○又曰局量是言其資質規模是言其所為○黃氏曰局量指其心之蘊蓄而言規模指其事之發見而言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褊淺卑狹一體一用無非小也不能正身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道也○輔氏曰其所以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者蓋以其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故也而其所以局量褊淺規模卑狹者又以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局於資稟格於物欲而不能盡此心之量此性之體故也○陳氏曰局量是就身上言局是格局其所有處量是度量其所蘊處規模是就事業言其所施設處局量褊淺故不能正身修德好奢而犯禮規模卑狹故不能致主於王道僅相威公霸諸侯而已二者蓋兼內外體用之說以為器小之證亦略有先後但不可分開了○胡氏曰局量規模以器言褊淺卑狹以小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不立也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器小之驗也效之不至也無是本則無是效矣○又曰初以局量為度量後因學者有問而欲更度為識今定作局豈以局有器之義而識為疎邪一字之精嚴如此學者豈可疎略而觀之哉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度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或問三歸之為臺名

曰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而韓非亦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是其證也曰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且雖臺名安知不以處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則為僭上夫禮與塞門反坫同科矣今夫子但以爲不儉則亦但為極臺觀之侈而未至於僭也

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

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或問或人聞小器而以為儉則似矣聞其不儉而遽以為知禮何哉曰世方尊管仲之功

而不敢議其失故以為凡管仲之所為則是禮之所存矣又方文勝故徒知儉而不及者之為非禮而不知奢而過者之尤失禮也

屏謂之

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内外也

愚謂古者人君別内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蓋

小牆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好謂好會也在兩楹之間獻酬

飲畢則反爵於其上

愚謂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坵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坵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坵上主人酢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坵上也大夫則無之

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

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

輔氏曰器小兩字該括盡管仲所為故言其旨深

或人不知

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

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

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

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

此言當深味也

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而唯吾義理之是行自然不至於奢而犯禮也蓋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着不得見些些小功業便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胡氏曰奢者其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其器之盈而溢也

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

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

是也管仲三歸反坵威公内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

固已淺矣管仲死威公薨天下不復宗齊

蘇氏名軾眉山人○語錄

曰只為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之功三歸反坵等用處皆小

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

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

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

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

矣

語錄曰恐混為一途之下少些曲折蓋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為儉又疑不儉之為知禮○輔氏曰大其功所以從眾

而揚其善也小其器所以即事而名其實也○又曰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為者謂之才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局於器奪於欲是以奢而犯禮苟免幸濟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此之卑也使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從事焉則其器之小者可以大而其才之能為者亦將光明盛大雖伊周事業可以立致矣○又曰以器小為儉退一步以求其美也不儉為知禮進一步以求其美也一進一退而終欲成仲之美蓋當時道學不明功利是驚人已眩惑於管仲之功而不敢議其失矣○陳氏曰如楊氏說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楊氏說得不能致主於王道所以規模卑狹處須兼二說通看乃備其義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

胡氏曰不待其問而告之也

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闕故孔子

教之翕合也

胡氏曰樂作而不合則不備

從放也純和也

陳氏曰純則相濟如一而和○胡氏曰翕

合則易至於迫覺故放之而欲其和

皦明也

陳氏曰皦則節奏分明而不相陵奪○胡氏曰既和而不明則無別

繹相續

不絕也

胡氏曰既別而不相連續則無貫通之妙

成樂之一終也

胡氏曰翕而純純而皦皦而繹繹而純純而皦皦

始故謂之一成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

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

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

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

曰繹如也以成

輔氏曰夫子之言樂首尾具舉節目分明非其心通默會何以及此又得謝氏發明之詳可不玩其說以求樂

之義哉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

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為畿封而殖之左氏傳所謂穎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

皆典封疆在邊邑者也

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狷介自高矣自

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所聞已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既出而語門人之語亦深得其大致則賢者而隱於下位者也

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

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負是也

或問諸家皆以喪為斯文之喪子獨以為失位之喪何也曰此

劉侍讀之說而蘇氏因之得其指矣蓋封人亦曰何患於喪而已固未有以知其為斯文之喪且當是時夫子固無恙也二三子又何患於斯文之喪乎

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

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于朝

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

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

者深矣

語錄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為此言

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替夫子則因所見以驗所聞即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其得於觀感之際可謂深矣豈他人所能及哉

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

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

路也

輔氏曰本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語錄曰美

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耳以樂論之其聲音節奏與功德相稱可謂美矣善則是那美之實



布終不若絹之好○輔氏曰聲容言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則謂其聲容之所以美○陳氏曰美以功言善以德言集註已分明○胡氏曰美者善之著善者美之實

**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

**美**  
胡氏曰盡美者韶武各盡其美蓋韶盡美蓋韶盡美  
 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

**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

**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語錄曰性之反之也要尋他本身上來自是不同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強似大武使武王當

舜時必不及韶樂好○又曰舜之德如此又撞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着不好時節○又曰德有淺深有幸不幸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有淺深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應天順人自是有不盡美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  
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也不得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王之德雖比舜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又曰舜之德性之武王反之是他身上事與揖遜征伐不相干但舜處武王時畢竟又別○陳氏曰揖遜征伐乃所遇之時不同非干性反之故○問性反與樂何相干曰樂雖由外作却與本人意思相合便是德之影子不可謂不相干也○蔡氏曰或

疑性之反之之說頗遠於樂殊不知樂觀其深矣若不原其性之反之之異亦何以觀其深  
 ○程子曰成湯放桀

**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

**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語錄曰問使舜遇湯武之時不知如何曰只怕舜盛德人自歸

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已也須征伐如伐苗是也○輔氏曰舜武王之樂雖其實有不同者然聖人至公無我之心順天應人之舉則其揆一也故成湯之德為有慙武王之樂未盡善皆所遇之時然耳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

**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語錄曰有其本方可就其本上看他得失厚薄若無其本更看箇甚麼○又曰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這箇見得他得失○陳氏曰觀字有辨明兩件底意此三者是根本切要處可以觀人之得失若無其本則其他末處無可以觀其得失矣

# 里仁第四

##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處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語錄曰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擇里而不居於

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或問孟子嘗引以明擇術之意

今直以擇鄉言何也曰以文義考之則擇去者不復指言所擇而特因上句以為文恐聖人本意止於如此而孟子姑借此以明彼耳○黃氏曰道無精粗凡所當然無非道也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賙卹保愛以全其生此豈細故哉學者不可以擇里為粗而必欲以擇術之言為精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輔氏曰知

者之於仁猶小人之貪利皆深喻篤好故必欲得之蓋天理不仁之人失

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語錄曰問既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

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黃氏曰本心者天理之公失其本心則人欲之私為之主矣徇人欲之私豈能久處約長處樂乎○輔氏曰濫謂濫溢為非淫謂淫佚自失不仁之人失其本心則以物為我逐物變遷好惡生於瞬息之間欣欣厭起於不旋踵之後曰濫曰淫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

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

能奪矣輔氏曰仁者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如地之安靜而無物不體無時不然知者利於仁而不易所守則所謂知而弗去者是也知者知

而不去仁者常而不已○陳氏曰仁者智者之能處約樂只於安利處便見蓋仁者安其仁而無適不安久處約亦安長處樂亦安如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被袵鼓琴若固有之殊不以約樂為事視外事若無有也知者貪仁如嗜利而不易所守在富貴不能淫在貧賤不能移故久處約長處樂皆確然不為外物所奪○蔡氏曰仁知雖皆非外物所能奪然人之資稟亦自不同有得仁之深者有得知之深者加學問之功則知者亦可以至於仁然欲至於仁亦未有

不由於知也○愚謂安仁者心與仁為一故曰其知者心與仁猶二也故曰於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

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

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

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

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

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

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語錄曰問遠近

精粗之間曰亦只是內外意思吾心渾然一理吾內外遠近精粗這段分別極通透謝氏此說他人所不到○又曰利仁貪利為之未要做遠底且就近底做未要做精底且就粗底做○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便是聖人之事乎曰是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陳氏曰內外以身分別內是裏面外是外面遠近以所在言近是目前處遠是千里之外極天所覆處精粗以事言精是入細底事粗是至粗鄙底事仁者之心日用間渾是天理流行無

一處不該無一物不貫何有內外遠近精粗之間若見得仁分明此等處自曉然矣○輔氏曰仁體事而無不在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異我固有之自然而然非有所存而自不亡言其體也非有所理而自不亂言其用也其動以天不待於使故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此安仁之事非顏閔以上去聖人不遠者不知此味也知者之知足以知夫仁然未能得之於己也有所操存則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則其用斯不亂此意少解則不能不失之此利仁之事所謂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諸子蓋指孔門羣弟子由賜以下諸人也○又曰安仁則純乎義理仁即我也我即仁也故一利仁則心知欲仁守而勿失於仁猶有間也故二○莆田黃氏曰仁者心存隨處者仁如源清看如何流出皆清也更不待計較安排其體常存其用各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動者便自然相應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

輔氏曰仁者心之德純是

義理才有纖豪私欲便是不仁不仁則其好惡自然與義理相違悖矣○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私意雜乎其間則憎而不知其善愛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

程子

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或問公正之說曰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語錄曰惟公然後能正公

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主處○又曰程子只着箇公正兩字解這處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當於理○又曰而今人多連看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所以此兩字不可少一○黃氏曰謂之得其公正則是一好一惡皆有以得天至公至正而非私非邪所以為能好惡也仁者無私欲所以見於好惡者得其公仁者皆天理所以見於好惡者得其正○陳氏曰二字固須兼盡然亦相因非截然二物更須知雖無私心苟不合正理乃私也雖或當理苟未能無私心亦未得為當理也○輔氏曰公以心言正以事言心公則所好所惡之事皆得其正○胡氏曰公者即無私心之謂正者即好惡當於理之謂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有是體則有是用也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

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

所以能好惡也

輔氏曰好善惡雖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不能致知誠意而有所累于心故也方其好善也而有不

好者拒之於內方其惡惡也而有不惡者引之於中所以卒至於倒行逆施好其所惡惡其所好而無所不至矣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

苟誠也

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者此章及苟子不欲之類是也

志者心

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

語錄曰纔志仁

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況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永嘉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

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通書解義

曰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語錄曰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於惡上矣又安得志於為惡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君子而有非道以得富貴者何也曰是亦一時

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行二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之類耳○黃氏曰世之得貧賤之道多矣如不守繩檢博奕鬪

很奢侈縱肆者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為水火盜賊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皆非以得貧賤之道而得之然於富

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

也如此語錄曰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他底得貧賤却要安我雖是不當得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

之心○又曰今人大率於利雖不當得亦瞑然受之若有害則必以為不當得而求去之便不是君子則於富貴之來須是審而處之於貧賤則不問當得與不當得但當安而

受之不求去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輔氏曰君子者成德之名而仁者心之全德也故惟仁然

後可以名君子若貧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

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輔氏曰貧字正與審字相恃厭字正與安字相反審富貴而安貧賤則義理勝而物

欲不行必如是然後可以為仁不然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尚何以成君子之名乎○胡氏曰仁者君子之實無其實則何以成其名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

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

離之際語錄曰問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曰苟且是時暫處苟可以坐苟可以立令此心常存非如大賓大祭時也問曾子易簣莫是苟且時

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

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

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

處而不用其力也

語錄曰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顛沛造次都用功方可○輔氏曰道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君子為仁豈可不無時無處而用其力哉

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所謂審富貴而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之分明則存養之功愈精密而無違闕之處存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問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二者並行而不相悖聖人必於好惡上分輕重何也永嘉陳氏曰性各有偏重顏子止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只緣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孟子正是惡不仁豈不能則亦無以為存養之地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問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二者並行而不相悖聖人必於好惡上分輕重何也永嘉陳氏曰性各有偏重顏子止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只緣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孟子正是惡不仁豈不能

好仁只緣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

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

語錄曰既是好仁便知得他無以加此若是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物皆有好便是不曾好仁若果好仁便須天下之物皆無以過之

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

語錄曰惡不仁如惡惡臭唯恐惡臭之及吾身也其真箇惡他如此非是且如此惡他後又却不惡他也

而見之也

胡氏曰好仁而知天下之善無以加則所行皆仁矣惡不仁而使天下之惡不相及則所行無不仁矣故皆得為成德之事○蔡氏曰好仁者天資溫和寬厚惟知仁之可好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天資剛毅勁直真知不仁之可惡惟恐不仁者得以加其身若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若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本無優劣此夫子所以嘆其未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

通志堂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

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

輔氏曰此以理言所以開人進

善之路也

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

語錄

曰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

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

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

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

偶未之見耳

語錄曰問既曰用力亦安有昏弱欲進而不能者曰有這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夫子所謂力

不足者中道而廢正說此等人○輔氏曰此以事言所以決人用力之機也既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之見也又曰蓋有用力而力不足者但我

偶未見之耳其言抑揚磨厲反復嘆嗟言有盡而意無窮所以勉學者之為仁至矣

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

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語錄曰聖人只是甚言用力者之難得用力之好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

不能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之難得也

○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

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

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惜之也

胡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難得次言用力者之難得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亦難得也語意反復無非欲學者因是以自警而用

其力焉耳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

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

文集曰程子止是舉一隅

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四者而已○語錄曰君子過於厚與愛雖然是過然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脉未

至斷絕若小人過於薄與忍則與仁之血脉已斷絕謂之仁可乎○又曰厚與愛必竟仁上發來其苗脉可見○黃氏曰人之有過必有其類者氣質心術之不同也因其所過之類而觀之則其人之氣質心術可見故雖有過而不害其為仁也非謂必欲伺人之過而觀其仁蓋以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所以得其用心之微也○問不知合君子小人之過觀之則可以知仁還是君子小人各自於其過處觀之永嘉陳氏曰過於厚處即其仁可知過於薄處即其不仁可知觀其人

**之仁不仁可知矣**

黃氏曰觀其所入是何黨類而仁不仁可知○輔氏曰此章但謂仁者之過若不仁之過又何觀哉

**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

故引尹氏之說以結之○蔡氏曰經只說知仁尹氏乃以仁不仁言蓋推程子之說也詳味程子之意似非專指一人而言乃是通論人之所以有過皆是隨其所偏或厚或薄或愛或忍就其發處之偏而觀之則過於厚過於愛者固可以知仁而過於薄過於忍亦可以因其不仁而知仁矣細玩聖經渾涵宏博但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而厚薄愛忍自無不包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與不仁皆在其中矣蓋聖人就人隱微偏過處指以示人欲使求仁之功愈密而愈無滲漏是雖因此

**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案**

○吳氏曰後漢吳祐

**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是說欲知人賢否必須俟其有過而後可觀也

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觀過知仁之說耳却非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

**恨矣**

語錄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大者易曉於細微曲折人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不然生也不濟事

死也枉死○又曰問雖死亦安無有遺恨曰死亦是道理○黃氏曰事物當然之理即道也合事物當然之理而總言之亦道也口耳誦說即聞也物無不格而理無不通亦聞也此所謂聞物無不格理無不通之謂也○輔氏曰父子有親則於父子之間順矣君臣有義則於君臣之間順矣夫婦有別則夫婦順矣長幼有序則長幼順矣朋友有信則朋友順矣推而至於應事接物之際各得其理則無適而非順矣豈復有不足之憾哉生盡其順則死得其安如曾子易箒是也不如是則不安矣○胡氏曰夫子但以夕死為可而今兼生順言之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朝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生既能



順則雖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

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語錄曰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

人之說為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又曰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至此雖便死也不妨又曰皆

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

豈以夕死為可乎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所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程子專以實理為說其旨亦深切矣○語錄曰知後須要得得後方信得篤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

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或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為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

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慙焉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輔氏曰士志於道則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所知日高明所造日廣大與之議道則足以發其精微盡其曲折若猶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則其識趣之卑

陋可知矣尚何足與議夫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

何足與議也語錄曰程子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看着似平淡若是子細去窮究其味深長○陳氏曰志方求而未真有得安保其

無外役以分之○葉氏曰心一而已役於物則害於道篤於道則志於物天理人欲消長之機聖人之所深辨而學者之所當加察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

必必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

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

也

也

也

也

也

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  
 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  
 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

果有所倚乎

語錄曰聖人不說道可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何耳佛老則皆不睹是我要道可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

由在我說得○又曰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只是把心去看是與不是○輔氏曰適為專主莫為不肯正也謝氏以適為可者謂其專主於可也適與莫相反既以適為可故以莫為不可也○又曰道是體義是用義是就事上言前且總言之故以體言而曰道又析言之故以用言而曰義○又曰聖人之學以道為主而隨事應變有義存焉則雖若有倚而實無所倚蓋道義變動不居未嘗有所倚着故也○又曰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此是活句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也大抵無適無莫而不主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則步步着實自然無倚也○胡氏曰適既釋為專主矣與謝氏可也之義甚不類然適與莫對以適為心之所專主則莫非所主矣主之者必意之所可則不主者必所不可矣字訓雖殊而義則相通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  
 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

公私之間而已

輔氏曰懷德謂存乎是心固有之善懷土謂溺乎此身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如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禮記所

謂畏法令者皆是也人能如此亦可謂善有違條礙貫底事能不做亦大段好了懷惠謂貪利苟得而不復知有所謂義理者也

○尹氏

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或問懷刑之為惡不善曰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也必以刑為言則猶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之謂耳○語錄曰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尹氏之說得之若一串說底便添兩箇則字惠字下又着添字○輔氏曰樂善惡不善心之公也苟安務得欲之流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

孔氏名安國西漢人孔子十一世孫

○程子

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輔氏曰凡事須要自家安利則自然不恤它人故必至於害人而

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遜者禮之實也

語錄曰問辭遜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遜是禮之實曰是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擊跽曲拳升降俛仰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遜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又曰遜者譬如

凡事寧就自家身上挾出些箇辭尊居卑辭多受少底意思方是禮之實○黃氏曰禮有實有文以所有而遜與人此非虛文乃實事也實字只當如此看

○陳氏曰此一句最切乃以心言真能如此則自足以興起國人之心矣何

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

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

輔氏曰若無其實而徒相與於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如

禮何矣○蔡氏曰集註言遜者禮之實又言禮文雖具蓋實字與文字相對發於辭遜之心見於辭尊居卑辭多受少者禮之實也從事乎繁文末節而形於跪拜俯伏者特禮之文耳以禮之實為國則一國興遜其為國也何有若徒從事於繁文末節之間亦偽而已矣其如禮何哉而況於為

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黃氏曰所以立乎位之道有可知之實求諸己

也患無位患莫己知求諸人也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己者有不足祇足以自愧而已○輔氏曰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立乎其位者為患人情惟患莫己知耳君子則以無可知之實為患此正為己之學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

胡氏曰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必非一人獨呼曾子而語之蓋唯

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

愚謂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

胡氏

曾子為能達此也

所以唯為應之速

三

通志堂

曰此一章之大旨也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豪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  
 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  
 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

**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

**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爾**  
語錄曰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曰  
 它逐件去理會問與禮到人情委

曲處無不講究其初見一事只是一事百件事是百件事得夫子一點醒百件  
 事只是一件事許多般樣只一心流出曾子至此方信得是一箇道理○又曰  
 曾子先於孔子之所以教者日用之常禮文之細莫不學來惟未知其本出於  
 一貫耳○又曰它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又曰問曾子未知體之  
 一處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  
 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溝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  
 不成說海中水是精它處水是粗豈有此理緣它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  
 力行不過但見得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  
 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  
 之○胡氏曰一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  
 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

**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

**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或問一貫

之指夫子不俟曾子之問而呼以告之曾子無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  
 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際蓋無不詳視審記而力行之也至  
 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  
 未達者持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眾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  
 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  
 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大小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為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  
 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夫眾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蓋不  
 唯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輔氏曰曾子平日於聖人應事接物  
 處一一精察而力行之然其所以未知體之一者想見聖人只教他去事事物  
 物上做工夫而曾子之心思亦未嘗到那上只是着實踐履將去至此而真積  
 力久亦將融會貫通自有所得故夫子才略提省他他便自能默契其指也

**子出問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  
文集曰盡已推已皆是賢人之事但以  
 二者自相對待便見體用之意推已

體上工夫推已是用上工夫○語錄曰忠者盡已之心無少偽妄恕者推已及  
 物各得其所欲○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已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  
 接物處說只是推已心之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胡氏  
 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

以止其妄意高遠之弊  
非姑為假託之辭也

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

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

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

語錄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

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箇至誠無息萬物得所是也  
○問推只是推己之推否更無餘法是一理之外更無其他否曰聖人之忠恕自別不可將做尋常忠恕字看問恕必須是推若不須推便是仁了曰聖人本為底忠恕學者是一箇着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方正定是忠恕○陳氏曰詳集註所謂自此之外更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繫之天地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之下則更無餘法是言已盡之意應至誠無息句亦無待於推是應萬物各得其所意○輔氏曰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聖人之體用也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天地之體用也聖人之體用與天地為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也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皆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故曰亦無待於推矣

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

語錄曰一貫譬言是天然底花為是天然底難說

故把忠恕來說恰如把做底花形容那天然底花

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

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

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語錄曰忠恕只是體用猶形影要除

一箇不得○又曰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若把做體用說恐成兩截曰說體用便只是一物如人渾身便是體口裏說話便是用不成說話底是箇物事渾身又是一箇物事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是那萬殊○又曰忠者一理也恕便是條貫萬殊皆自此出來雖萬殊却只一理所謂貫也○又曰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  
一本則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而生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洒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又曰而今不是一本處難認是萬殊處難認如何就萬殊上見得皆有恰好處○又曰到這裏只見一本萬殊不見其他○輔氏曰此又獨舉天地之體用而釋之也雖不言聖人之體用而聖人之體用亦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道之用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也萬殊之所以一本者指用之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之實散

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散於用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義亦通**

語錄曰此語見周禮疏○又曰如比比自家心推將去○輔氏曰中心為忠謂中心所有本無一毫之不盡也如心為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心存於中則自無不盡如心而推則自然及物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

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

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

**爾**

或問天亦盡己之心而推以及物乎曰此以天道著人事取其理之屬乎是者而分之耳若天之自然而無外則又何己之盡而有待乎推以及物邪亦曰其本體者在人則謂之忠由是而在物者在人則謂之恕耳曰推程子曰彼以聖賢而分也此以內外而分也盡己雖涉乎人為然為之在己而非有接於物也從橫錯綜見其並行而不相悖者焉則於此無所疑矣○語錄曰以己是自然流出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太極自然流出來不待安排布置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聖人心中自然流出來與天一般推己却要着力

○又曰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

人如未饑未見得天下之饑未寒未見得天下之寒因我之饑寒便見得天下

之饑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是便要恁地想人

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二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然與

不自然○又曰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又曰忠是自然

恕是隨事應接略假人為所以有天之天之辨○又曰此天却是與人對之天若

言動以天也天即是理之自然○又曰集註中舉程子第一段甚好非明道不

能得到自忠恕一以貫之以後至違道不遠動以天住乃說一以貫之之忠恕

其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何也蓋此數句乃動以天爾如推己及物

違道不遠則動以人爾問如此則有學者之忠恕曰聖人不消言恕故集註云此借學者之事而言○又曰曾子忠恕與子思忠恕不同曾子忠恕是天子思

尚是人在○又曰論着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黃氏曰今且把違道不遠之忠恕來看便分曉聖人之忠恕天道也學者便是人道也如何又說忠是天道恕是天道以聖人去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畢竟忠喚做體便是近那未發處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怒喚做用便是推出外去了雖聖人亦有箇人忠只是盡自家心便較易怒是逐一去做便着力○又曰既以天人分忠恕後獨言動以天者蓋忠則全是天

怨字則有些子人所以言忠天道怨人道學者之忠怨皆人聖人之忠怨皆天所以言動以天○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忠怨也動以天者聖人之忠怨也○曾子一貫之忠怨雖借學者之事而言其所以異者只是動以天爾所謂動以天爾者蓋於忠上已全盡了不待推而自然及物也如所謂以已及物仁也此則夫子之一貫所謂動以天也○陳氏曰程子說忠怨以大本達道為言只是借中庸四字言之耳其意自不同蓋中之為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忠之為大本則是就心之存主處真實無妄處言徹首徹尾無間於已發未發也○永嘉陳氏曰仁者已私銷盡中無障礙故說已即人便在不待以類而推所謂以已及物也怨者方欲滌除已私尚有障礙因已而後及人必待以類而推耳○又曰忠怨是對立道理故以體用言其體無妄故言天其用推行故言人天人之分體用之謂也○愚謂程子欲人識得怨字之本義故先言仁怨之別蓋仁是怨之充極而至者以已及物聖人之事一以貫之之怨也又曰維即所謂仁也推已及物學者之事違道不遠之怨也只可謂之怨

**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怨也**  
語錄曰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是不待推而怨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是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而為牛馬得之而為馬草木得之而為草木○又曰各正性命各得其性命之正○黃氏曰不已便是盡底意各正便是推底意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是一箇

物與它一箇無妄皆是怨底意但它自然恁地流行不息在學者却須是盡他自然是自然恁地箇箇恰好不費力在學者却須是推○輔氏曰只是一箇道理但天地聖人是自然學者是勉強而然若合天人而言之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有少私意便是已便是有不盡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怨也有少差錯便是不正便是不怨也○陳氏曰天豈能盡已推已此只是言其理都一般耳維天之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停只是一箇真實無妄道理而萬物各具此以生洪纖高下各正其所賦受之性命此天之忠怨也 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

**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

**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

**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

**之義**  
或問下學上達之義曰此謂中庸之言欲學者之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若此章之云則聖人之事而非有等級之可言矣○語錄曰忠

恕違道不遠此乃略下教人之意下學而上達也○輔氏曰聖賢之於人雖有教無類然其為教也不陵節而施必因其才而篤焉故夫子之告曾子與曾子之告門人其意一也然曾子聞夫子之言則曰唯門人聞曾子之言則不領也是則夫子曾子之告則同而曾子門人之聞則異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

或問喻之義曰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胡氏曰喻者精微曲折不待思惟而曉然於胸中也人之一心至虛至靈

萬物皆備無所不通者即其本體也雖至昏至愚蔽其本體隨其意之所趨亦有所通曉焉此君子小人所以皆有所喻也

義者天理

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陳氏曰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然無所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為而然也○輔氏曰天理之所宜謂

義理之所當然人情之所欲謂人情之所欲得

○程子曰君子之於

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

語錄曰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

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

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

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

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

利故也小人反是

輔氏曰楊氏說最明切夫死生亦大矣自人情之所欲言之則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彼君子之所以獨能

如是者蓋其心唯知義之不可違而不知利之為可欲故也不知利之為利者則以其乎日心只在義上未嘗到利上是以不知其為可欲耳夫如是然後能舍生以取義不然天理人欲方交戰而並行乃欲臨時而加決擇焉則終亦必亡而已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并反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

語錄

曰問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已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為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曰然

○胡氏曰

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

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輔氏曰羨人而甘自棄則不復勉於善責人而忘自責則不復

改其惡不勉其善不改其惡則終必為小人而已大抵人心之明賢否固有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其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所謂為己之學近思之方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勉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

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語錄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關截○胡氏曰子之事親主

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已意也

見志

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

也語錄曰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又曰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

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勞

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

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語錄曰問集註舉內則將來說

勞而不怨禮記說勞字似作勞力說如何曰諫了又諫被撻至於流血可謂勞矣所謂父母喜之愛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只是一般勞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

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

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

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

輔氏曰詳味其言非身歷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深體而

力行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輔氏曰父母在為子者遠遊固

不可而近遊亦當有方遠遊與無方皆非父母之所欲於其子者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自不到如此矣○胡氏曰遠遊特事之至淺近者耳惟能即是而推之則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為矣故范氏之說深得其旨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愚謂所謂逸其半者必兼觀志

觀行二語而後  
可以究其義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

胡氏曰謂念念在此而不能忘也

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

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語錄曰只是這一事

上既喜其壽又懼其來日之無多微差些却是兩事矣○胡氏曰所謂愛日正恐其日之不足而事親之道欲無所不盡其至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

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

語錄曰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只是無恥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

分矣○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

之難而行之難也人唯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

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語錄

曰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言及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

文集曰約有收斂近裏着實之意非徒簡而已○輔氏曰約與

放正相反約則守於規矩之中放則逸乎規矩之外且天理有則而不流人欲橫流而無止故以約失之者少

尹氏曰凡事約

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語錄曰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或曰恐失之吝嗇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此只是凡事

自收斂若是吝嗇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語錄曰問凡事言時易行時難言懼其易

故欲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

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輔氏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又以孝聞於聖門而此十章皆反

身切已為孝之道是以疑其然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

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語錄曰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

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

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

文集曰胡氏說盡人情○語錄曰問胡氏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

諂媚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煩處數自是求媚之人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聖人特言之以警學

者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卷之二

詩言集正

詩言集正

